集外集

魯迅 著

魯迅三十年集

22

集外集

一九三〇年始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集外集

楊霽雲編

目錄

詩

附錄

序言

聽說：中國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時候，就將少年時代的作品儘力刪除，或者簡直全部燒掉。我想，這大約和現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見他嬰兒時代的出屁股，啣手指的照相一樣，自愧其幼稚，因而覺得有損于他現在的尊嚴，——于是以爲倘使可以隱蔽，總還是隱蔽的好。但我對于自己的『少作』，愧則有之，悔卻從來沒有過。出屁股，啣手指的照相，當然是惹人發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眞，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況且如果少時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麽知道悔呢？

先前自己編了一本墳，還留存着許多文言文，就是這意思；這意思和方法，也一直至今沒有變。但是，也有漏落的；是因爲沒有留存着底子，忘記了。也有故意刪掉的：是或者因

爲看去好像抄譯，卻又年遠失記，連自己也懷疑；或者因爲不過對于一人，一時的事，和大局無關，情隨事遷，無須再錄；或者因爲本不過開些玩笑，或是出于暫時的誤解，幾天之後，便無意義，不必留存了。

但使我喫驚的是霽雲先生竟抄下了這麽一大堆，連三十多年前的時文，十多年前的新詩，也全在那裏面。這眞好像將我五十多年前的出屁股，啣手指的照相，裝璜起來，並且給我自己和別人來賞鑑。連我自己也詫異那時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識羞。但是，有什麽法子呢？這的確是我的影像，——由牠去罷。

不過看起來也引起我一點回憶。例如最先的兩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爲『雷錠』的最初的紹介，一篇是斯巴達的尙武精神的描寫，但我記得自己那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麽地方偸來的，不過後來無論怎麽記，也再也記不起牠們的老家；而且我那時初學日文，文法並未了然，就急于看書，看書並不很懂，就急于翻譯，所以那內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麽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達之魂，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免耳朶發熱。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纔能被

稱爲好文章，我還記得『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但我的文章裏，也有受着嚴又陵的影響的，例如『涅伏』，就是『神經』的臘丁語的音譯，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後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但這集子裏卻一篇也沒有。

以後回到中國來，還給日報之類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記得究竟是什麼了，霽雲先生也找不出，我眞覺得僥幸得很。

以後是抄古碑。再做就是白話；也做了幾首新詩。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只因爲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爲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讚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後來的『新月派』積讎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與我。不過不知道爲什麼沒有收在熱風裏，漏落，還是故意刪掉的呢，已經記不清，幸而這集子裏有，那就是了。

只有幾篇講演，是現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經能講書，卻不善于講演，這已經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記錄的人，或者為了方音的不同，聽不很懂，于是漏落，錯誤；或者為了意見的不同，取捨因而不確，我以為要緊的，他並不記錄，遇到空話，卻詳詳細細記了一大通；有些則簡直好像是惡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說的正是相反的。凡這些，我只好當作記錄者自己的創作，都將牠由我這里删掉。

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卻並不後悔，甚而至于還有些愛，這眞好像是『乳犢不怕虎』，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自有天眞存在。現在是比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于自己之處。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于被部下偸了頭去的張翼德；我卻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裏去，淹得他兩眼翻白。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夜，魯迅記于上海之桌面書齋。

一九〇三年

斯巴達之魂

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澤耳士大舉侵希臘。斯巴達王黎河尼佗將市民三百，同盟軍數千，扼溫泉門。（德爾摩比勒）敵由間道至。斯巴達將士殊死戰，全軍殲焉。兵氣蕭森，鬼雄晝嘯，迨浦累皆之役，大僇斯復，迄今讀史，猶懍懍有生氣也。我今掇其逸事，貽我青年。嗚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擲筆而起者矣。譯者無文，不足摸擬其萬一。噫，吾辱讀者，吾辱斯巴達之魂！

依格那海上之曙色，潛入摩利遜之灣，衣駄第一峯之宿雲，亦冉冉呈霽色。灣山之間，溫泉門石壘之後，大無畏大無敵之希臘軍，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臘同盟軍，露刃枕戈，以待天曙。而孰知波斯軍數萬，已乘深夜，得間道，拂曉而達衣駄山之絕頂。趁朝暾之

悉然，偸守兵之微睡。如長蛇赴壑，蜿蜒以踰峯後。

旭日最初之光線，今也閃閃射壘角，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其語人以昨日戰爭之烈兮。壘外死士之殘甲累累成阜，上刻波斯文『不死軍』三字，其示人以昨日敵軍之敗績兮。然大軍三百萬，夫豈懲此敗北，夫豈消其銳氣。噫嘻，今日血戰哉！血戰哉！黎河尼佗終夜防禦，以待襲來。然天既曙而敵覓杳，敵幕之烏，向初日而噪，衆軍大懼；而果也斥候于不及防之地，齎不及防之警報至。

有奢刹利人曰愛飛得者，以衣馱山中峯有他間道告敵；故敵軍萬餘，乘夜進擊，敗佛雪守兵，而攻我軍背。

咄咄危哉！大事去矣！警報戟腦，全軍沮喪，退軍之聲，囂囂然挾飛塵以磅礴于軍中。黎河尼佗爰集同盟將校，以議去留，僉謂守地既失，留亦徒然，不若退溫泉門以爲保護希臘將來計。黎河尼佗不復言，而徐告諸將曰，『希臘存亡，繫此一戰，有爲保護將來計而思退者，其速去此。惟斯巴達人有「一履戰地，不勝則死」之國法，今惟決死！今惟決死戰！餘者其留意。』

于是而阨羅蓬諸州軍三千退，而訪嘻斯軍一千退，而螺克烈軍六百退，未退者惟剎司駭人七百耳。慨然偕斯巴達武士，誓與同生死，同苦戰，同名譽，以留此危極淒極壯絕之舊壘。惟西蒲斯人若干，爲反復無常之本國質，而被抑留于黎河尼佗。

嗟此斯巴達軍，其數僅三百；然此大無畏大無敵之三百軍，彼等曾臨敵而笑，結怒欲衝冠之長髮，以示一瞑不視之決志。黎河尼佗王，亦于將戰之時，毅然謂得『王不死則國亡』之神誡；今無所遲疑，無所猶豫，同盟軍既旋，乃向亞波羅神而再拜，從斯巴達之軍律，輿櫬以待強敵，以待戰死。

嗚呼全軍，惟待戰死。然有三人焉，王欲生之者也，其二爲王戚，一則古名祭司之裔，曰豫言者息每卡而嚮以神誡告王者也。息每卡故侍王側，王竊語之，彼固有家，然彼有子，彼不欲亡國而生，誓願殉國以死，遂侃然謝王命。其二王戚，則均弱冠矣；正撫大好頭顱，屹立陣頭，以待進擊。而孰意王召之至，全軍肅肅，謹聽王言。噫二少年，今日生矣，意者其雀躍返國，聚父母親友作再生之華筵耶！而斯巴達武士豈其然？噫，如是我聞，而王遂語，且熟視其乳毛未褪之顏。

王「卿等知將死乎？」少年甲「然，陛下。」王「何以死？」甲「不待言：戰死！戰死！」王「然則與卿等以最佳之戰地，何如？」甲乙「臣等固所願。」王「然則卿等持此書返國以報戰狀。」

異哉！王何心乎？青年愕然疑，肅肅全軍，諦聽諦聽。而青年恍然悟，厲聲答王曰，「王欲生我乎？臣以執盾至，不作寄書郵。」志決矣，示必死矣，不可奪矣。而王猶欲遣甲，而甲不奉詔；欲遣乙，而乙不奉詔。曰，「今日之戰，卽所以報國人也。」噫，不可奪矣。而王乃曰，「偉哉，斯巴達之武士！予復何言。」一青年退而謝王命之辱。飄飄大旗，榮光閃灼，于鑠豪傑，鼓鑄全軍，諸君諸君，男兒死耳！

初日上，征塵起。睜目四顧，惟見如火如荼之敵軍先鋒隊，挾三倍之勢，潮鳴電擊以陣于斯巴達軍後。然未挑戰，未進擊，蓋將待第二第三隊至也。斯巴達王以斯巴達軍爲第一隊，刹司駭軍次之，西蒲斯軍殿；策馬露刃，以速制敵。壯哉勁氣亘天，踆烏退舍。未幾惟聞「進擊」一聲，而金鼓忽大振于血碧沙晶之大戰鬬場裏；此大無畏，大無敵之勁軍，于左海右山，危不容足之峽間，與波斯軍遇。呐喊格擊，鮮血倒流，如鳴潮飛沫，奔騰噴薄于荒磯。

不刹那頃，而敵軍無數死于刃，無數落于海，無數蹂躪于後援。大將號令，指揮官叱咤，隊長鞭遁者，鼓聲盈耳哉。然敵軍不敢迎此朱血塗附，日光斜射，愈增燿燦，而霍霍如旋風之白刃，大軍一萬，遙湧至矣。然敵軍不能撼此擁盾屹立，士氣如山，若不動明王之大磐石。

然未與此戰者，猶有斯巴達武士二人存也；以罹目疾故，遠送之愛爾俾尼之邑，于鬱鬱閒居中，忽得戰報。其一欲止，其一遂行。偕一僕以赴戰場，登高遠矚，吶喊盈耳，踴躍三百，勇魂早浮動盤旋于戰雲黯澹處。然日光益烈，目不得瞬，徒促僕而問戰狀。

刃碎矣！鏃盡矣！壯士殲矣！王戰死矣！敵軍蝟集，欲刦王屍，而我軍殊死戰，咄咄……然危哉，危哉！其僕之言蓋如是。嗟此壯士，熱血潟瀝于將盲之目，攘臂大躍，直趨戰壘；其僕欲勸止，欲代死，而不可，而終不可。今也主僕連袂，大呼「我亦斯巴達武士」一聲，以闖入層層亂軍裏。左顧王屍，右拂敵刃，而再而三；終以疲憊故，引入熱血朱殷之壘後，而此最後決戰之英雄隊，遂向敵列戰死之枕。噫，死者長已矣，而我聞其言：

汝旅人兮，我從國法而戰死，其告我斯巴達之同胞。

巍巍乎溫泉門之峽，地球不滅，則終存此斯巴達武士之魂；而七百刹司駭人，亦擲頭

顱，濺熱血，以分其無量名譽。此榮光糾紛之旁，猶記通敵賣國之奢刹利人愛飛得，降敵乞命之四百西蒲斯軍。雖然，此溫泉門一戰而得無量光榮無量名譽之斯巴達武士間，乃亦有由愛爾俾尼目病院而生還者。

夏夜半闌，屋陰覆路，惟柝聲斷續，犬吠如豹而已。斯巴達府之山下，猶有未寢之家。燈光黯然，微透窗際。未幾有一少婦，送老嫗出，切切作離別語；旋鏗然闔門，慘淡入閨裏。孤燈如豆，照影成三；首若飛蓬，非無膏沐，蓋將臨蓐，默祝願生剛勇彊毅之丈夫子，爲國民有所盡耳。時適萬籟寥寂，酸風戛窗，脈脈無言，似聞歎息，憶征戍歟？夢沙場歟？噫此美少婦而女丈夫也，甯有歎息事？歎息豈斯巴達女子事？惟斯巴達女子能支配男兒，惟斯巴達女子能生男兒。此非黎阿尼陀王后格爾歌與夷國女王應答之言，而添斯巴達女子以萬丈榮光者乎。噫斯巴達女子寧知歎息事。

長夜未央，萬籟悉死。噫，觸耳膜而益明者何聲歟？則有剝啄叩關者。少婦出問曰：『其克力泰士君乎？請以明日至。』應曰，『否否，予生還矣！』咄咄，此何人？此何人？時斜月殘燈，交映其面，則溫泉門戰士其夫也。

少婦驚且疑。久之久之乃言曰：『何則……生還……汚妾耳矣！我夫既戰死，生還者非我夫，意其鬼雄歟。告國母以吉占兮，歸者其鬼雄，願歸者其鬼雄。』

讀者得勿疑非人情乎？然斯巴達固爾爾也。激戰告終，例行國葬，烈士之毅魄，化無量微塵分子，隨軍歌激越間，而磅礴戟刺于國民腦筋裏。而國民乃大呼曰，『爲國民死！爲國民死！』且指送葬者一人曰，『若夫爲國民死，名譽何若！光榮何若！』而不然者，則將何以嘗斯巴達女子之嘉名？諸君不見下第者乎？泥金不來，婦泣于室，異感而同情耳。今夫也不良，二三其死，奚能勿悲，能勿怒？而戶外男子曰，『涘烈娜乎？卿勿疑予之生還也，故有理在。』遂推戶脫扃，潛入室內，少婦如怨如怒，疾詰其故。彼具告之。且曰，『前以目疾未瘉，不甘徒死。設今夜而有戰地也，即灑吾血耳。』

少婦曰，『君非斯巴達之武士乎？何故其然，不甘徒死，而遽生還。則彼三百人者，奚爲而死？噫嘻君乎！不勝則死，忘斯巴達之國法耶？以目疾而遂忘斯巴達之國法耶？「願汝持盾而歸來，不然則乘盾而歸來。」君習聞之……而目疾乃更重于斯巴達武士之榮光乎？來日之行葬式也，妾爲君妻，得參其列。國民思君，友朋思君，父母妻子，無不思君。嗚呼，而君

乃生還矣！」

侃侃哉其言。如風霜疾來，襲擊耳膜；懦夫懦夫，其勿言矣。而彼猶囁嚅曰，『以愛卿故。』少婦拂然怒曰，『其誠言耶！夫夫婦之契，孰則不相愛者。然國以外不言愛之斯巴達武士，其愛其妻爲何若？而三百人中，無一生還者何……君誠愛妾，曷不譽妾以戰死者之妻。妾將娩矣，設爲男子，弱也則棄之泰嶠托士之谷；強也則憶温泉門之陳迹，將何以廁身于爲國民死之同胞間乎？……君誠愛妾，願君速亡，否則殺妾。嗚呼，君猶佩劍，劍猶佩于君，使劍而有靈，奚不離其人？不爲其人折？奚不斷其人首？設其人知恥，奚不解劍？奚不以其劍戰？奚不以其劍斷敵人頭？噫，斯巴達之武德其式微哉！妾辱夫矣，請伏劍于君側。』

丈夫生矣，女子死耳。頸血上薄，其氣魂魂，人或疑長夜之曙光云。惜也一應一答，一死一生，暮夜無知，偉影將滅。不知有慕湲烈娜之克力泰士者，雖遭投梭之拒，而未能忘情者也。是時也，彼乃潛行牆角以去。

初日曈曈，照斯巴達之郊外。旅客寒起，胥駐足于大逵。中有老人，說温泉門地形，雜以往事；昔也石壘，今也戰場，絮絮不休止。噫，何爲者？——則其間有立木存，上書曰：

「有捕溫泉門墜落武士亞里士多德至者膺上賞。」

蓋政府之令，而克力泰士所訴也。亞里士多德昔身受迅雷，以霽神怒之賢王，而其餘烈，乃不能致一士之戰死，咄咄不可解。

觀者益衆，聚訟囂囂。遙望斯巴達府，有一隊少年軍，鎣甲映旭日，閃閃若金蛇狀。及大達，析爲二隊，相背馳去，且抗聲而歌曰：

「戰哉！此戰場偉大而莊嚴兮，爾何爲遺爾友而生還兮？爾生還兮蒙大恥，爾母笞爾兮死則止！」

老人曰，「彼等其覔亞里士多德者歟……不聞抗聲之高歌乎？此二百年前之軍歌也，迄今猶歌之。」

而亞里士多德則何如？史不曰：浦累皆之戰乎，世界大決戰之一也，波斯軍三十萬，擁大將漠多尼之屍，如秋風吹落葉，縱橫零亂于大漠。斯巴達鬼雄三百，則憑將軍柏撒紐，以敵人頸血，一洗積年之殊怨。酸風夜鳴，薤露競落，其竊告人生之脆者歟。初月相照，皎皎殘尸，馬跡之間，血痕猶濕，其悲蟋爾飛神之不靈者歟。斯巴達軍人，各覔其同胞至高至貴之

遺骸，運于高原，將行葬式。不圖纍纍敵屍間，有凜然僵臥者，月影朦朧，似曾相識。其一人大呼曰，「何戰之烈也！噫，何不死于溫泉門而死于此。」識者誰；克力泰士也。彼已爲戍兵矣，遂奔告將軍柏撒紐。將軍欲葬之，以殉全軍；而全軍譁然，甚咎亞里士多德。將軍乃演說于軍中曰：

「然則從斯巴達軍人之公言，令彼無墓。然吾見無墓者之戰死，益令我感，令我喜，吾益見斯巴達武德之卓絕。夫子勗哉，不見夫殺國人媚異族之奴隸國乎，爲諜爲倀又奚論？而我國則甯棄不義之餘生，以償既破之國法。嗟爾諸士，彼雖無墓，彼終有斯巴達武士之魂！」

克力泰士不覺卒然呼曰，「是因其妻涘烈娜以死諫！」陣雲寂寂，響渡寥天；萬目如炬，齊注其面。將軍柏撒紐返問曰，「其妻以死諫？」

全軍囁嚅，聳聽其說。克力泰士欲言不言，愧恧無地；然以不忍沒女丈夫之軼事也，乃述顛末。將軍推案起曰，

「猗歟女丈夫……爲此無墓者之妻立紀念碑則何如？」軍容益壯，惟懽呼殷殷如

春雷起，

斯巴達府之北，侑洛佗士之谷，行人指一翼然倚天者走相告曰，「此涘烈娜之碑也，亦即斯巴達之國！」

（西歷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浙江潮第五九期。）

說鈤

昔之學者曰：『太陽而外，宇宙間殆無所有。』歷紀以來，翕然從之；懷疑之徒，竟不可得。乃不謂忽有一不可思議之原質，自發光熱，煌煌焉出現于世界，輝新世紀之曙光，破舊學者之迷夢。若能力保存說，若原子說，若物質不滅說，皆蒙極酷之襲擊，蹌踉傾欹，不可終日。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風潮，得日益磅薄，未可知也！此新原質以何因緣，乃得發見？則不能不曰：『X線（舊譯透物電光）之賜。』

X線者，一八九五年頃，德人林達根所發明者也。其性質之奇異若：（一）貫通不透明體，（二）感寫眞乾板，（三）與氣體以導電性等。大惹學者之注意，謂X線外，當更有Y線，若Z線等者。相率覃思，冀獲新質。乃果也馳運涅伏，必獲報酬。翌年而法人勃克雷復

有一大發見。

或曰，勃氏以厚黑紙二重，包寫眞乾板，暴之日光，越一二日，略無感應，乃上置燐光體、鈾鹽，欲再行實驗而天適晦，不得已姑納機兜中，數日後檢之，則不待日光，已感乾板。勃氏大駭異，細測其理，知其力非藉燐光，而鈾之鹽類，實自具一種類似X線之輻射線，爰名之曰鈾線，生此種線之體曰剌伽刻佉夫體。此種物體所放射之線，則例以發見者之名名之曰勃克雷線。猶X線之亦名林達根線也。然鈾線則無待器械電氣之助，而自能放射，故較X線已大進步。

爾後研究益盛，學者涅伏中，均結種種Y線Z線之影。至一八九八年，休密德氏于釷之化合物中，亦發見林達根線。

同時，法國巴黎工藝化學學校教授古籬夫人，于授業時，爲空氣傳導之裝置，偶于別及不蘭（奧大利產之複雜礦物）中，見有類似X線之放射線，閃閃然光甚烈。亟告其夫古籬，研究之末，知含有鉍化合物，其放射性凡四千倍于鈾鹽。以夫人生于坡蘭德故，即以坡羅尼恩名之。既發表于世，學者大感謝，法國學士會院復酬以四千法郎，古籬夫婦益奮

勵，日事研究，遂于別及不蘭中，又得一新原質曰鈤(Radium)，符號爲Ra。(按舊譯Germanium曰鈤。然其音義于Radium尤愜，故篡取之，而Germanium則別立新名可耳。)

一八九九年，獨比倫氏亦于別及不蘭中得他種刺伽刻佉夫體，名曰愛客地恩。然其輻射性不及鈤。

坡羅尼恩與鉍，愛客地恩與釷，鈤與鋇，均有相似之性質，而其純質，皆不可得。惟鈤則經古羅夫人辛苦經營，始得略純粹者少許，測定分劑及光圖，已確認爲一新原質，其他則尙在疑似之間，或僅得保存其能力而已。

鈤鹽類之水溶液，加以錏，或輕二硫，或鈤二硫，不生沈澱，鈤硫養四 或鈤炭養三，不溶解于水，其鈤綠二，則易溶于水，而不溶解于強鹽酸及酒精中。利用此性，可于製鈾之別及不蘭殘滓中，分析鈤質。然因性殊類鋇，故鋇恆羼雜其間，去鋇之法，須先令成鹽化物，溶于水中，再注酒精，卽生沈澱，然終不免有鋇少許，存留溶液內，反復至再，始得略純之鈤鹽。至于純質，則迄今未能得也。且其量極稀，製鈾殘滓五千噸，所得鈤鹽不及一啓羅格蘭；此三年間所取純與不純者，合計僅五百格蘭耳。而有謂世界中全量恐已盡是者，其珍貴如此。

故値亦綦昂，雖含鈤甚多者，每一格蘭，非三十五弗不能得。至古籬氏之最純品，以世界惟一稱者，亦僅如微塵大，積二萬購之，猶不可得，其放射力則強于鈾鹽百萬倍云。

此最純品，卽鈤綠二也。昨年古籬夫人化分其綠，令成銀綠二計其量，然後算得鈤之分劑爲二百二十五。

多漠爾思氏曾照以分光器，鈤之特有光圖外，不復有他光圖，亦爲新原質之一證。鈤線雖多與X線同，而此外復有與玻璃陶器以褐色或革色，令銀綠二復原，岩鹽帶色，染白紙，一晝夜間變黃燐爲赤燐，及滅亡種子發芽力之種種性。又以色兒路多皿貯鈤鹽，（放射性強于鈾綠五千倍者，）握掌中二時間，則皮膚被灼，令古籬氏傷痕歷歷猶未滅也。古籬氏曰：『若有人入置純鈤一密里格蘭之室中，則當喪明焚身，甚或致死。』而加奈大之盧索夫氏，則謂純鈤一格蘭，足起一磅之重高及一呎。甚或有謂足擊英國所有軍艦，飛上英國第一高山辯那維之嶺者，則維廉可洛克之言也。綜觀諸說，雖覺近夸，而放射力之強，亦可想見矣。尤奇者，其放射力，毫不假于外物，而自發于微小之本體中，與太陽無異。

鈤線亦若X線然，有貫通金屬力，此外若紙木皮肉等，俱無所沮。然放射後，每爲被貫

通之物質所吸收，而力變弱，設以鈤線通過〇〇〇二五密里之鉑箔，則強率變爲其初之四十九%，再一次則又減爲三十六%，二次以後，減率乃不如初之著矣。由是知鈤線决非單純，有易被他物所吸收者，有強于貫通力者，其貫物而過也若濾分然。各放射線，析爲數種，感寫眞乾板之力強者，卽貫通線也，其中復有善感眼之組織者，故雖瞑目不視，而仍見其所在。

鈤之奇性，猶不止是。有拔爾敦者，曾于闇室中解包出鈤，忽閃閃然發青白色光，室中驟明，其紙裹亦受微光，良久不滅。是卽副放射線，感寫眞乾板之作用，亦與主放射同。蓋鈤能本體發光，及與光于接近物體之二性質，宛如太陽與光于周圍游星然。其能力之根源，竟不可測。

或曰勃克雷氏貯比較的純鈤于管中，藏之衣底，六小時後，體上忽現焦灼痕，未幾忽隱現于頭腕間，不能指其定處。後古雛氏乃設法測其熱度，法用熱電柱，其一方接合點，置純銅鹽，他方接合點，置含銅鹽六分一之錫鹽。計算所生電流之強率，知置銅鹽處之温度，高一度半。又以蓬然測熱器，測定〇・〇八格蘭之純鈤鹽所生温度，一小時凡十四加羅

厘；即一格蘭所放射之熱，每一小時凡百加羅厘以上也。其光與熱，既非出于燃燒，亦無化學的變化，不知此多量能力，以何為根？如曰本體所自發歟，則昔所謂能力之原則者，不得不破。如曰由外圍能力而發歟，則鈤必當有利用外圍能力之性，而此能力之本性，又為吾人所未及知者也。

鈤線亦有與空氣以導電性之性質，設有鋼板及鋅板各一，聯以銅絲，兩板間之空氣，令鈤線通過之，則銅絲即生電流，與兩板各浸于稀硫酸液中無稍異。蓋鈤線能令氣體為衣盎，（集于兩極間之電解質之總名，）分出荷陰陽電氣之部分，故氣體之作用，遂與液體電解質同。鈤線中之易被他物吸收者，此性尤著。

從克爾格司管陰極發生之愷多圖線，及林達根線，及鈤線，若受強磁力之作用，則進行必偏，設與鈤線成直角之方向，有磁力作用，則鈤線即越與磁力相對之左而行；然因鈤線非單純者，故析出屈于磁力及不屈于磁力之種種線，進路各不相同，與日光過三稜玻璃而成七色無異。鈤線中之強于貫通力者，此性尤著，且因對于磁力之作用，故鈤線之大部分，遂含有荷陰電氣而飛運極迅之微粒云。

被磁力而偏之鉬線中，既含有荷陰電之微粒，則以之投射于或物體，亦當得陰電。古灘夫婦曾用封蠟絕緣之導電體，投以鉬線，而確得陰電；又以同法絕緣之銅鹽，因帶陰電之微粒飛去，而荷陽電。此電氣之集積量，每一平方密厘每一秒時凡得 $4\times19-12$ 安培云。鉬線中帶陰電之微粒，在強電場時，必偏其進行方向，即在一密厘有一萬波的之強電場，則偏四生的許，此勃克雷氏所實證者也。

自鉬所發射微粒之速度，每秒凡 1.6×10^{10} 密厘，約當光速度之半，因此微粒之飛散，故鉬于一小時所失之能力額凡 $4.4\times10-0$ 加羅厘，與前記之放出熱量較，則覺甚微。又從鉬之表面一平方密厘所放射之微粒，其質量亦綦少，計每一格蘭之飛散，約需十億萬年。準此，則其微粒之大，應為輕氣原子三千分之一，是名電子。

電子說曰，『凡物質中，皆含原子，而原子中，復含電子，電子之于原子，猶原子之于物質也。此電子受四圍之電氣與磁氣之感化，循環飛運，無有已時，凡諸物體，罔不如是，雖吾人類亦由是成。然飛運遲速，則因物而異，鉬之電子，乃極速者，以過速故，有一部分，飛出體外，而光與熱，自然發生，為輻射線。』然是說也，改電子自具物質構成之能，乃得秩然成理。

不然，則縱調和之曰飛散極微，悠久之曰須無量載，而于物質不滅之說，則仍無救也。且創原子說者，非以是爲至微極小，分割物質之達于究極者乎。電子說與，知飛動之微點，實小原子千分之一，乃不得不褫原子宇宙間小達極點之嘉名，以歸電子，而原子說亡。

自X線之研究，而得鉬線；由鉬線之研究，而生電子說。由是而關于物質之觀念，倏一震動，生大變象。最人涅伏，吐故納新，敗果既落，新葩欲吐，雖曰古離夫人之偉功，而終當脫冠以謝十九世末之X線發見者林達根氏。

（西歷一九〇三年十月浙江潮第八期。）

一九一八年

夢

很多的夢，趁黃昏起鬨。
前夢纔擠卻大前夢時，後夢又趕走了前夢。
　去的前夢黑如墨，在的後夢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彷彿都說，『看我眞好顏色』
顏色許好，暗裏不知；
而且不知道，說話的是誰？
　　○　　○　　○
暗裏不知，身熱頭痛。

你來你來！明白的夢。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愛之神

一個小娃子，展開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張弓，
不知怎麼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謝你胡亂栽培！
但得告訴我！我應該愛誰？」
娃子着慌，搖頭說，「唉！
你是還有心胸的人，竟也說這宗話。
　你應該愛誰，我怎麼知道。

總之我的箭是放過了！
你要是愛誰，便沒命的去愛他；
你要是誰也不愛，也可以沒命的去自己死掉。』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桃花

春雨過了，太陽又很好，隨便走到園中。
桃花開在園西，李花開在園東。
我說，『好極了！桃花紅，李花白。』
（沒說，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氣，滿面漲作『楊妃紅。』
好小子！　眞了得！　竟能氣紅了面孔。
我的話可並沒得罪你，你怎的便漲紅了面孔！
唉！　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

他們的花園

小娃子，捲螺髮，
銀黃面龐上還有微紅，——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門，望見鄰家：
　他們大花園裏有許多好花。
用盡小心機，得了一朶百合；
又白又光明，像纔下的雪。
好生拏了回家，映着面龐，分外添出血色。
蒼蠅遶花飛鳴，亂在一屋子裏——

「偏愛這不乾淨花，是胡塗孩子」

忙看百合花，卻已有幾點蠅矢。

看不得；捨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無話可說。

說不出話，想起鄰家：

他們大花園裏，有許多好花。

（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

人與時

一人說，將來勝過現在。
一人說，現在遠不及從前。
一人說，什麽？
時道，你們都侮辱我的現在。
　從前好的，自己回去。
　將來好的，跟我前去。
　這說什麽的，
我不知你說什麽。

（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

渡河與引路

玄同兄：

兩日前看見新青年五卷二號通信裏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對 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齊討論的話；我于 Esperanto 固不反對，但也不願討論；因爲我的贊成 Esperanto 的理由，十分簡單，還不能開口討論。

要問贊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來，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的言語；所以贊成 Esperanto。

至于將來通用的是否 Esperanto，卻無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 Esperanto 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都未可知。但現在既是只有這 Esperanto，便只能先

學這Esperanto。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因爲豫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

然問將來何以必有一種人類共通的言語，卻不能拿出確鑿證據。說將來必不能有的，是如此。所以全無討論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

但我還有一個意見，以爲學Esperanto是一件事，學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話文學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纔從「四目倉聖」面前爬起，又向「柴明華先師」腳下跪倒；無非反對人類進步的時候，從前是說no，現在是說ne；從前寫作「咈哉，」現在寫作『不行』罷了。所以我的意見，以爲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討論Esperanto，尚在其次；至于辨難駁詰，更可一筆勾消。

新青年裏的通信，現在頗覺發達。讀者也都喜看。但据我個人意見，以爲還可酌減；只須將誠懇切實的討論，按期登載；其他不負責任的隨口批評，沒有常識的問難；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後便不必多說，省出紙墨，移作別用。例如見鬼，求仙，打臉之類，明明白白全是

毫無常識的事情，新青年卻還和他們反覆辯論，對他們說『二五得一十』的道理，這功夫豈不可惜，這事業豈不可憐。

我看新青年的內容，大略不外兩類：一是覺得空氣閉塞汚濁，吸這空氣的人，將要完結了；便不免皺一皺眉，說一聲『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開闢一條活路。假如有人說這臉色聲音，沒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調一般好聽，那是極確的眞話；我們不必和他分辯，說是皺眉歎氣，更爲好看。和他分辯，我們就錯了。一是覺得歷來所走的路，萬分危險，而且將到盡頭；于是憑着良心，切實尋覓，看見別一條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聲說，『這邊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轉身，脫了危險，容易進步。假如有人偏向別處走，再勸一番，固無不可；但若仍舊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爲拉得打架，不獨于他無益，連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躭擱了工夫。

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 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耶穌的話；但以爲倘若不願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此後能夠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終于翻倒，然後再來切切實實的幫他擡。

老兄，硬扶比擡更為費力，更難見效。翻後再擡，比將翻便扶，于他們更為有益。

唐俟。十一月四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一九二四年

『說不出』

看客在戲臺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裏發標，伶人廚子，無嘴可開，只能怪自己沒本領。但若看客開口一唱戲，食客動手一做菜，可就難說了。

所以，我以爲批評家最平穩的是不要兼做創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筆，掃蕩了文壇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掃蕩之後，倘以爲天下已沒有詩，就動手來創作，便每不免做出這樣的東西：

宇宙之廣大呀，我說不出；
父母之恩呀，我說不出；
愛人的愛呀，我說不出。

阿呀阿呀，我說不出！

這樣的詩，當然是好的，——倘就批評家的創作而言。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開頭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其實也就是一個『說不出，』所以這三個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嗚呼，『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語絲第一號。）

記『楊樹達』君的襲來

今天早晨，其實時候是大約已經不早了。我還睡着，女工將我叫了醒來，說：『有一個師範大學的楊先生，楊樹達，要來見你。』我雖然還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楊遇夫君，他名樹達，曾經因爲邀我講書的事，訪過我一次的。我一面起來，一面對女工說：『略等一等，就請罷。』

我起來看鐘，是九點二十分。女工也就請客去了。不久，他就進來，但我一看很愕然，因爲他並非我所熟識的楊樹達君，他是一個方臉，淡赭色臉皮，大眼睛長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歲的學生風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愛國布（？）長衫，時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頂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圍帶；還有一個采色鉛筆的匾匣，但聽那搖動的聲音，

裏面最多不過是兩支很短的鉛筆。

『你是誰？』我詫異的問，疑心先前聽錯了。

『我就是楊樹達。』

我想：原來是一個和教員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學生，但也許寫法並不一樣。

『現在是上課時間，你怎麼出來的？』

『我不樂意上課！』

我想，原來是一個孤行己意，隨隨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樣如此傲慢。

『你們明天放假罷……』

『沒有，爲什麼？』

『我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說，一面想，他連自己學校裏的紀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見是已經多天沒有上課，或者也許不過是一個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蕩者罷。

『拿通知給我看。』

『我團掉了。』我說。

「拿圖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誰拿出去的？」

我想這奇怪，怎麼態度如此無禮？然而他似乎是山東口音，那邊的人多是率直的，況且年青的人思想簡單……或者他知道我不拘這些禮節：這不足爲奇。

「你是我的學生麼？」但我終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麼不是。」

「那麼，你今天來找我幹什麼？」

「要錢呀，要錢！」

我想：那麼，他簡直是游蕩者，蕩窮了，各處亂鑽。

「你要錢什麼用？」我問。

「窮呀。要吃飯不是總要錢嗎？我沒有飯吃了！」他手舞足蹈起來。

「你怎麼問我來要錢呢？」

『因爲你有錢呀，你教書，做文章，送來的錢多得很。』他說着，臉上做出兇相，手在身上亂摸。

我想：這少年大約在報章上看了些什麼上海的恐嚇團的記事，竟模仿起來了，還是防着點罷。我就將我的坐位略略移動，豫備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錢是沒有。』我決定的說。

『說謊！哈哈哈，你錢多得很。』

女工端進一杯茶來。

『他不是很有錢麼？』這少年便問他，指着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終于很怕的回答『沒有。』

『哈哈哈，你也說謊！』

女工逃出去了。他換了一個坐位，指着茶的熱氣，說：

『多麼涼。』

我想：這意思大概算是譏刺我，猶言不肯將錢助人，是涼血動物。

『拿錢來！』他忽而發出大聲，手腳也愈加舞蹈起來，『不給錢是不走的！』

『沒有錢！』我仍然照先的說。

『沒有錢？你怎麼吃飯？我也要吃飯。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飯的錢，沒有給你的錢。你自己掙去。』

『我的小說賣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幾回稿，沒有登出，氣昏了。然而爲什麼向我爲難呢？大概是反對我的作風的。或者是有些神經病的罷。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許多錢，還說沒有，哈哈哈哈。晨報館的錢已經送來了罷，哈哈哈。什麼東西！周作人，錢玄同；周樹人就是魯迅，做小說的，對不對？孫伏園；馬裕藻就是馬幼漁，對不對？陳通伯，郁達夫。什麼東西！Tolstoi，Andreev，張三，什麼東西！哈哈哈，馮玉祥，吳佩孚，哈哈哈。』

『你是爲了我不再向晨報館投稿的事而來的麼？』但我又即刻覺到我的推測有些不確了，因爲我沒有見過楊遇夫馬幼漁在晨報副鐫上做過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況

且我的譯稿的稿費至今還沒有着落，他該不至于來說反話的。

『不給錢是不走的。什麽東西，還要找！還要找陳通伯去。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連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復滅族法之意了，的確古人的凶心都遺傳在現在的青年中。我同時又覺得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來。

『你不舒服罷？』他忽然問。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爲你罵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來，向後窗立着說。

我想：這不知道是什麽意思。

他忽而在我牀上躺下了。我扯開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臉顯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見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動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顫抖起來，以顯示兇相和瘋相，但每一抖都很費力，所以不到十抖，臉上也就平靜了。

我想：這近于瘋人的神經性痙攣，然而顫動何以如此不調匀，牽連的範圍又何以如

此之大，並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裝出來的。

我對于這楊樹達君的納罕和相當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湧起要嘔吐和沾了齷齪東西似的感情來，原來我先前的推測，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見時我以爲簡率的口調，他的意思不過是裝瘋，以熱茶爲冷，以北爲南的話，也不過是裝瘋；從前的言語擧動綜合起來，其本意無非是用了無賴和狂人的混合狀態，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嚇，希圖由此傳到別個，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們都不敢再做辯論或別樣的文章。而萬一自己遇到困難的時候，則就用『神經病』這一個盾牌來減輕自己的責任。但當時不知怎樣；我對于他裝瘋技術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覺不出他是瘋人，後來漸漸覺到有些瘋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綻的事，尤其抱着特別的反感了。

他躺着唱起歌來，但我于他已經毫不感到興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這樣淺薄卑劣的欺騙了，一面卻照了他的歌調吹着口笛，藉此噓出我心中的厭惡來。

『哈哈哈！』他翹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褲是西式的，全體是一個時髦的學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經毫不感到什麽興味了。

他忽而起來，走出房外去，兩面一看，極靈敏他找着了廁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後面，也陪着他小解了。

我們仍然回到房裏。

「嚇！什麽東西！……」他又要開始。

我可是有些不耐煩了，但仍然懇切地對他說：

「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經知道你的瘋是裝出來的。你此來也另外還藏着別的意思。如果是人，見人就可以明白的說，無須裝怪相。還是說眞話罷，否則，白費許多工夫，毫無用處的。」

他貌如不聽見，兩手摟着褲襠，大約是扣鈕子，眼睛卻注視着壁上的一張水彩畫。過了一會，就用第二個指頭指着那畫大笑：

「哈哈哈！」

這些單調的動作和照例的笑聲，我本已早經覺得枯燥的了，而況且是假裝的，又如

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煩厭。他側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譏笑的破的鞋尖一觸他的脛骨，說：

『已經知道是假的了，還裝甚麼呢？還不如直說出你的本意來。』

但他貌如不聽見，徘徊之間，突然取了帽和鉛筆匣，向外走去了。

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爲我還希望他是一個可以理喩，能知慚愧的青年。他身體很強壯，相貌很端正的。Tolstoi 和 Andreev 發音也還正。

我追到風門前，拉住他的手，說道『何必就走，還是自己說出本意來罷，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卻一手亂搖，終于閉了眼睛，拼兩手向我一擋，手掌很平的正對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點國粹的拳術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門口。仍然用前說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掙，終于掙出大門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從容地。

這樣子，楊樹達君就遠了。

我回進來，纔向女工問他進來時候的情形。

「他說了名字之後，我問他要名片，他在衣袋裏掏了一會，說道，「阿，名片忘了，還是你去說一聲罷。」笑嘻嘻，一點不像瘋的。」女工說。

我愈覺得要嘔吐了。

然而這手段卻確乎使我受損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嚇之外，我的女工從此就將門關起來，到晚上聽得打門聲，只大叫是誰，卻不出去，總須我自己去開門。我寫完這篇文字之間，就放下了四回筆。

「你不舒服罷？」楊樹達君曾經這樣問過我。

是的，我的確不舒服。我歷來對于中國的情形，本來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還沒有豫料到學界或文界對于他的敵手竟至于用了瘋子來做武器，而這瘋子又是假的，而裝這假瘋子的又是青年的學生。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語絲第二期。）

關于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

一

今天有幾位同學極誠實地告訴我，說十三日訪我的那一位學生確是神經錯亂的，十三日是發病的一天，此後就加重起來了。我相信這是眞實情形，因爲我對于神經患者的初發狀態沒有實見和注意研究過，所以很容易有看錯的時候。

現在我對于我那記事後半篇中神經過敏的推斷這幾段，應該注銷。但以爲那記事卻還可以存在：這是意外地發露了人對人——至少是他對我我對他——互相猜疑的眞面目了。

當初，我確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並非假裝，我卽不至于如此惡心。現在知道是眞

的了，卻又覺得這犧牲實在太大，還不如假裝的好。然而事實是事實，還有什麽法子呢？我只能希望他從速回復健康。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

伏園兄：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楊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做的，眞摯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覺得慘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憤怒。他已經陷入這樣的境地了，我還可以不趕緊來消除我那對于他的誤解麽？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點辯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將這一篇在語絲第三期上給他發表。但紙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極希望增刋兩板，（大約此文兩板還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價，其責任卽由我負擔。

由我造出來的酸酒，當然應該由我自己來喝乾。　魯迅。十二月二十四日。

（語絲第三期。）

烽話五則

父子們衝突着。但倘用神通將他們的年紀變成約略相同，便立刻可以像一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伶俐人歎『人心不古』時，大抵是他的巧計失敗了；但老太爺歎『人心不古』時，則無非因爲受了兒子或姨太太的氣。

電報曰：天禍中國。天曰：委實寃枉！

精神文明人作飛機論曰，較之靈魂之自在游行，一錢不值矣。寫完，遂率家眷移入東交民巷使館界。

倘詩人睡在烽火旁邊，聽得哄哄地響時，則烽火就是聽覺。但此說近于味覺，因爲太

無味。然而無爲卽無不爲，則無味自然就是至味了。對不對？

（語絲第二期。）

『音樂』？

夜裏睡不着，又計畫着明天吃辣子雞，又怕和前回吃過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樣，愈加睡不着了。坐起來點燈看語絲，不幸就看見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祕談，——不，『都是音樂』，是聽到了音樂先生的音樂：

『……我不僅會聽有音的樂，我也會聽無音的樂，（其實也有音就是你聽不見。）我直認我是一個甘脆的 Mystic，我深信……』

此後還有什麼什麼『都是音樂』云云云云云云云。總之『你聽不着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

我這時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確並不滑；再一摸耳輪，卻摸不出

笨也與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掛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還能聽到什麼莊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籟地籟和人籟。但是，我的心還不死，再聽罷，仍然沒有，——阿，彷彿有了，像是電影廣告的軍樂。呸！錯了。這是『絕妙的音樂』麼？再聽罷，沒——唔，音樂，似乎有了：

「……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展開馥郁的安琪兒的黃翅，唵，頡利，彌縛諦彌諦，從荊芥蘿蔔玎琤淵洋的彤海裏起來。Rr-rrr tatata tahi tal 無終始的金剛石天堂的嬌嬈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藍血，將翠綠的懺悔寫，腐爛的鸚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麼；咄！吁，我將死矣！婀娜漣漪的天狼的香而穢惡的光明的利鏃，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豔光滑蓬鬆而冰冷的禿頭，一匹黯黮懽愉的瘦螳螂飛去了。哈，我不死矣！無終……」

危險，我又疑心我發熱了，發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這不過是一面想吃辣子雞，一面自己胡說八道；如果是發熱發昏而聽到的音樂，一定還要神妙些。並且其實連電影廣告的軍樂也沒有聽到，倘說是幻覺，大概也不過自欺之談，還要給粗皮來粉飾的妄想。我不幸終于難免成為一個苦韌的非 Mystic 了，怨誰呢。只能恭頌志摩先生的福氣

大，能聽到這許多『絕妙的音樂』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將這位先生『送進瘋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對，儘力呼寃的，——雖然將音樂送進音樂裏去，從甘脆的Mystic看來並不算什麼一回事。

然而音樂又何等好聽啊，音樂呀！再來聽一聽罷，可惜而且可恨，在簷下已有麻雀兒叫起來了。

咦，玲瓏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兒呵，你總依然是不管甚麼地方都飛到，而且照例來唧唧啾啾地叫，輕飄飄地跳麼？然而這也是音樂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眞的惡聲在那里！？

（語絲第五期。）

我來說『持中』的真相

風聞有我的老同學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裏褒貶我，褒固無妨，而又有貶，則豈不可氣呢？今天尋出漏洞，雖然與我無干，但也就來回敬一箭，罷報仇雪恨，春秋之義也。

他在語絲第二期上說，有某人挖苦葉名琛的對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為中國人『持中』的眞相之說明。我以為這是不對的。

夫近乎『持中』的態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無主意，不盲從，不附勢，或者別有獨特的見解；但境遇是很危險的，所以葉名琛終至于敗亡，雖然他不過是無主意。後者則是『騎牆，』或是極巧妙的『隨風倒』了，然而在中國最得法，所以中國人的『持中』大概是這個。倘改纂了舊對聯來說明，就該是：

「似戰，似和，似守；
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應據精神文明法律第九萬三千八百九十四條，治以「誤解眞相，惑世誣民」之罪了。但因爲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給末減：這兩個字是我也很喜歡用的。

（語絲第七期。）

一九二五年

Petöfi Sándor 的詩

我的父親的和我的手藝

從幼小以來，親愛的父親，
你的誠實的嘴囑咐我，很諄諄，
教我該像你似的做一個屠獸者——
但你的兒子卻成了文人。
　你用了你的傢伙擊牛，
我的柔翰向人們開仗——
所做的都就是這個，

單是那名稱兩樣。

顧我是樹倘使你……

願我是樹，倘使你是樹的花朵；

你是露，我就願意成花；

願我是露罷，倘使你是太陽的一條光線；

我們的存在這就打成一家。

而且，倘使你，姑娘，是高天

我就願意是，其中閃爍的一顆星；

然而倘使你，姑娘，是地獄，——

爲要和你一處，我寧可永不超生。

太陽酷熱地照臨……

太陽酷熱地照臨
周遭的穀子都已成熟；
一到明天早晨，
我就開手去收穫。
我的愛也成熟了。
紅熾的是我的精神；
但願你，甜蜜的，唯一的，——
但願你是收割的人！

墳墓休息着……
墳墓裏休息着我的初戀的人兒，
而我的苦痛就如月亮，當墳墓的夜中。
新的愛從我這里起來了，太陽似的，

而那月亮……在太陽的威力下柔融。

我的愛——並不是……

我的愛——並不是一隻夜鶯，
在曙紅的招呼中覺醒，
用了受白晝的親吻而赤熱了的妙音，
來響徹這人境。

我的愛並不是鬱鬱蔥蔥的林藪，
有白鴿浮泛于閒靜的魚塘，
而且以雪白的頸子點首，
向了照耀在川水裏的月亮的影光。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妬在那里霸着；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語絲第九，十一期。）

咬嚼之餘

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濫調，」又引起小麻煩來了，再說幾句罷。

我那篇的開首說：「以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似乎沒有看見這一句，所以多是枝葉之談，況且他大罵一通之後，卽已聲明不管，所以現在也不在話下。

第二回的潛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見那一句的了，但意見和我不同，以爲都非不能「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各人的意見，當然會各式各樣的。

他說女名之所以要用「輕靚豔麗」字眼者，（一）因爲「總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別。」但我卻以爲這「常想」就是束縛。小說看下去就知道，戲曲是開首有說明的。（二）

因爲便當，譬如托爾斯泰有一個女兒叫作 Elizabeth Tolstoi 全譯出來太麻煩，用『妥孋絲苔』就明白簡單得多。但假如托爾斯泰還有兩個女兒，叫做 Mary Tolstoi et Hilda Tolstoi，即又須別想八個『輕靚豔麗』字樣，反而麻煩得多了。

他說 Go 可譯郭，Wi 可譯王，Ho 可譯何，何必故意譯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爲什麽不能有偉力？但我卻以爲譯『郭』『王』『何』纔是『故意』，其遊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詫異百家姓的偉力者，意思即見前文的第一句中。但來信又反問了，則又答之曰：意思即見前文第一句中。

再說一遍罷，我那篇的開首說：『以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所以將翻譯當作一種工具，或者圖便利，愛折中的先生們是本來不在所諷的範圍之內的。兩位的通信似乎于這一點都沒有看淸楚。

末了，我對于潛源先生的『末了』的話，還得辯正幾句。（一）我自己覺得我和三蘇中之任何一蘇，都絕不相類，也不願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凌駕他們。倘以某古人相擬，我也明知是好意，但總是滿身不舒服，和見人使 Gorky 姓高相同。（二）其

實吶喊並不風行，其所以略略流行于新人物間者，因爲其中的諷刺在表面上似乎大抵針對舊社會的緣故，但使老先生們一看，恐怕他們也要以爲『吹敲』『苛責』深惡而痛絕之的。（三）我並不覺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鄭重，來維持已有的名，以及別人的信仰。縱使別人以爲無聊的東西，只要自己以爲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礙，便總要發表曝露出來，使厭惡濫調的讀者看看，可以從速改正誤解，不相信我。因爲我覺得我若專講宇宙人生的大話，專刺舊社會給新青年看，希圖在若干人們中保存那由誤解而來的『信仰』，倒『是欺讀者』，而于我是苦痛的。

○　○　○　○

一位先生當面，一位通信，問我現代評論裏面的一篇魯迅先生，爲什麼沒有了。我一查，果然，只剩了前面的苦惱和後面的破落戶，而本在其間的魯迅先生確乎沒有了。怕還有同樣的誤解者，我在此順便聲明一句：我一點不知道爲什麼。

假如我說要做一本安孀絲苦傳，而暫不出版，人便去質問託爾斯泰的太太或女

兒，我以爲這辦法實在不很對，因爲她們是不會知道我所玩的是什麼把戲的。

（一月二十日。）

（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第四十四號。）

咬嚼未始『乏味』

對于四日副刊上潛源先生的話再答幾句：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別並非主張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別加上小巧的人工，于無須區別的也多加區別者，又作別論。從前獨將女人纏足穿耳，也可以說不過是區別；現在禁止女人剪髮，也不過是區別，偏要逼她頭上多加些『絲苔』而已。

二、原文云：卻于她字沒有諷過。答曰：那是譯 She 的，並非無風作浪。即不然，我也並無遍諷一切的責任，也不覺得有要諷草頭絲旁，必須從諷她字開頭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眞是『傳統思想的束縛』麼？答曰：是的，因爲『性意識』強。這是嚴分男女的國度裏必有的現象，一時頗不容易脫體的，所以正是傳統思想的束縛。

四、原文云：我可以反問：假如託爾斯泰有兩兄弟，我們不要另想幾個「非輕靚豔麗」的字眼麼？答曰：斷然不必。我是主張連男女的姓也不要妄加分別的，這回的辯難一半就爲此。怎麼忽然又忘了？

五、原文云：贊成用郭譯 Go……習見故也。答曰：「習見」和「是」毫無關係。中國最習見的姓是「張王李趙」，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潛」字卻似乎頗不習見，但誰能說「錢」是而「潛」非呢？

六、原文云：我比起三蘇，是因爲「三」字湊巧，不願意，「不舒服，」馬上可以去掉。答曰：很感謝。我其實還有一個兄弟，早死了。否則也要防因爲「四」字「湊巧，」比起「四凶，」更加使人着急。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報副刊第五十七號。）

雜語

稱爲神的和稱爲魔的戰鬬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

兩大古文明國的藝術家握手了，因爲可圖兩國的文明的溝通。溝通是也許要溝通的，可惜『詩哲』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戰鬬，因爲……，——我不知道要怎樣。但先前只許『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現在卻也准ABCD的『文士』入場了。這時戲子便化爲藝術家，對他們點點頭。

新的批評家要站出來麼？您最好少說話，少作文，不得已時，也要做得短。但總須弄幾

個人交口說您是批評家。那麼，您的少說話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貴，永遠不會失敗了。

新的創作家要站出來麼？您最好是在發表過一篇作品之後，另造一個名字，寫點文章去恭維：倘有人攻擊了，就去辯護。而且這名字要造得豔麗一些，使人們容易疑心是女性。倘若眞能有這樣的一個，就更佳；倘若這一個又是愛人，就更更佳。『愛人呀！』這三個字就多麼旖旎而饒于詩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纔可望得到奮鬭的成功。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

編完寫起

近幾天收到兩篇文章，是答陳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的，據說現代評論不給登他們的答辯，又無處可投，所以寄到我這里來了，請為介紹到可登的地方去。誠然，婦女雜誌上再不見這一類文章了，想起來毛骨悚然，悚然于階級很不同的兩類人，在中國竟會聯成一氣。但我能向那里介紹呢，飯碗是誰都有些保重的。況且，看現代評論的豫告，已經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決意將這兩篇沒收。

但待到看見印成的現代評論的時候，我卻又決計將牠登出來，因為比那掛在那邊的尾巴上的一點詳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這無聊的莽原上。我于他們三位都是熟識之至，又毫沒有研究過什麼性倫理性心理之類，所以不敢來說外行話。可是我總以為

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但外國是外國，可是我總覺得陳先生滿口『流弊流弊，』是論利害，不像論是非莫明其妙。

但陳先生文章的末段，讀來卻痛快——

『……至於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嚴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儘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拍馬屁，認爲無損人格麼？』

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許的。然而接着又起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例如女人被強姦，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處死刑，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被強姦，認爲無須自殺麼？

章先生的駁文似乎激昂些，因爲他覺得陳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後，攻擊者便源源而來，就疑心到『教授』的頭銜上去。那麼，繼起者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學者的話比起一個小編輯來容易得社會信任，卻也許是實情，因此從論敵看來，這些名稱也就有了流弊了，眞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敍傳略

阿Q正傳序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B. A. Vassiliev)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面前了。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于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眞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彷彿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卽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爲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卻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于足也不免視爲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

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爲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卻不能藉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爲了他們自己；至于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爲，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衆，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爲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爲是病的，

也有以爲滑稽的，也有以爲諷刺的；或者還以爲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眞藏着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麽，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著者自敍傳略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麽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于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

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卽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于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于，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

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語絲第三十一期。）

田園思想（通訊）

白波先生：

我們憎惡的所謂『導師，』是自以爲有正路，有捷徑，而其實卻是勸人不走的人。倘有領人向前者，只要自己願意，自然也不妨追蹤而往；但這樣的前鋒，怕中國現在還找不到罷。所以我想，與其找胡塗導師，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卻尋覓的工夫，橫豎他也什麼都不知道。至于我那『遇見森林，可以闢成平地，……』這些話，不過是比方，猶言可以用自力剋服一切困難，並非眞勸人都到山裏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第八期。〉

流言和謊話

這一回編輯莽原時，看見論及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投稿裏，還有用『某校』字樣和幾個方匡子的，頗使我覺得中國實在還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國事大有可爲。但其實，報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載過許多次了。

今年五月，爲了『同系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啓事已經發現了……』那些事，已經使『喜歡懷疑』的西瀅先生有『好像一個臭毛廁』之歎（見現代評論二十五期閒話），現在如果西瀅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覺得『世風日下』了罷，因爲三個相反或相成的啓事已經發現了：一是『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二是『楊蔭榆』三是單叫作『女師大。』

報載對于學生『停止飲食茶水』學生亦云『旣感飢荒之苦，復慮生命之危。』而『女師大』云『全屬子虛，』是相反的；而楊蔭榆云『本校原望該生等及早覺悟自動出校並不願其在校受生活上種種之不便也，』則似乎確已停止，和『女師大』說相反，與報及學生說相成。

學生云『楊蔭榆突以武裝入校，勒令同學全體即刻離校，嗣復命令軍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楊蔭榆云『蔭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學生肆行滋擾……故不能不請求警署撥派巡警保護……』是因爲『滋擾』纔請派警，與學生說相反的；而『女師大』云『不料該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謾罵極端侮辱……幸先經內右二區派撥警士在校防護……』是派警在先，『滋擾』在後，和楊蔭榆說相反的；至于京師警察廳行政處公布，則云『查本廳于上月三十一日准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函……請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來校……』乃又與學生及『女師大』說相成了。楊蔭榆確是先期準備了『武裝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爲臨時叫來，眞是離奇。

楊先生大約眞如自己的啓事所言，『始終以培植人才恪盡職守爲素志……服務

情形爲國人所共鑒』的能。『素志』我不得而知，至于服務情形，則不必再說別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師大』和她自己的兩啓事之離奇閃爍就儘夠了！撒謊造謠，卽在局外者也覺得。如果是嚴厲的觀察和批評者，卽可以執此而推論其他。

但楊先生卻道：『所以勉力維持至於今日者非貪戀個人之地位爲澈底整飭學風計也』竊以爲學風是決非造謠撒謊所能整飭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來說話了，或者西瀅先生們又許要聽到許多『流言』。然而請放心，我雖然確是『某籍』也做過國文系的一兩點鐘的教員，但我并不想謀校長，或仍做教員以至增加鐘點；也并不爲子孫計，防她們在女師大被誣被革，挨打挨餓，我借一句 Lermontov 的憤激的話告訴你們：『我幸而沒有女兒！』

（八月五日。）

（莽原第十六期。）

通信

霉江先生：

如果『叛徒』們造成戰線而能遇到敵人，中國的情形早已不至于如此，因爲現在所遇見的並無敵人，只有暗箭罷了。所以想有戰線，必須先有敵人，這事情恐怕還遼遠得很，若現在，則正如來信所說，大概連是友是讎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對于語絲的責任，只有投稿，所以關于刊載的事，不知其詳。至于江先生的文章，我得到來信後，才看了一點。我的意見，以爲先生太認眞了，大約連作者自己也未必以爲他那些話有這麼被人看得值得討論。

先生大概年紀還青，所以覺這樣憤慨，而且推愛及我，代我發愁，我實在不勝感謝。這

事其實是不難的，只要打聽大學教授陳源（即西瀅）先生，也許能夠知道章士釗是否又要『私稟執政，』因爲陳教授那里似乎常有『流言』飛揚。但是，這不是我的事。

魯迅九月一日

（莽原第二十期。）

一九二六年

『癡華鬘』題記

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卽翻爲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明徐元太輯喻林，頗加蒐錄，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經，以譬喻爲名者，亦可五六種，惟百喻經最有條貫。其書具名百句譬喻經；出三藏記集云，天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鈔出譬喻，聚爲一部，凡一百事，爲新學者，撰說此經。蕭齊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說法者，本經云『如阿伽陀藥，樹葉而裹之，取藥塗毒竟，樹葉還棄之，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也。王君品青愛其設喻之妙，因除去教誡，獨留寓言；又緣經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癡華鬘竟』語，卽據以回復原名，仍印爲兩卷。嘗稱百喻，而實缺二者，疑舉成數，或並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爲二事也。尊者造論，雖以

正法爲心，譬故事于樹葉，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牽；今則已無阿伽陀藥，更何得有藥裹，出離界域，內外洞然，智者所見，蓋不惟佛說正義而已矣。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二日。

『窮人』小引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巨製之一卡拉瑪卓夫兄弟這一年；他在手記上說：『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稱我為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不得當。我但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于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又因為顯示着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于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

將他只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思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不出來。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痴呆，酗酒，發狂，身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于似乎並無目的，只為了手造的犧牲者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汙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裏，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甦生的路上去；甚至于又是自殺的路。到這樣，他的『殘酷』與否，一時也難于斷定，但對于愛好溫暖或微涼的人們，卻還是沒有什麼慈悲的氣息的。

相傳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歡對人述說自己，尤不喜歡述說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糾結的卻正是困難和貧窮。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並沒有豫支稿費的著作。但他掩藏着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喜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的寄養

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了，還想將一切來診的病人當作佳客。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而至于鑑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接問到死滅。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着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汚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汚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雖那最後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的宣傳了，但其爲人，卻不妨說是始終一律。即作品，也沒有大兩樣。從他最初的窮人起，最後的卡拉瑪卓夫兄弟止，所說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謂『捉住了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心的法則中，自然顯示出倫理的觀念來。』

這也可以說：穿掘着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卽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甦生的路。

窮人是作于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卽刻成爲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維奇和涅克拉梭夫爲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自然，這也可以說，是顯示着「謙遜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這麼廣大，而又這麼狹窄；窮人是這麼相愛，而又不得相愛；暮年是這麼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記說：『富是使個人加強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滿足。因此也將個人從全體分開。』富終于使少女從窮人分離了，可憐的老人便發了不成聲的絕叫。愛是何等地純潔，而又何其有攪擾咒詛之心呵！

而作者其時只有二十四歲，卻尤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

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也無怪，雖是他的短篇，也沒有很簡短，便于急就的。這回叢蕪纔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紹介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這是用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爲主，參考了 Modern Library 的英譯本譯出的，歧異之處，便由我比較了原白光的

日文譯本以定從進又經素園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這雖然不過是一小分，但在我們這樣只有微力的人，卻很用去許多工作了。藏稿經年，纔得印出，便借了這短引，將我所想到的寫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時研究不盡的，統論全般，決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這只好算作管窺之說，也僅僅略翻了三本書：Dostoievsky's Litterarsche Schriften, Mereschkovsky's Dostoievsky und Tolstoy, 昇曙夢的露西亞文學研究。

俄國人姓名之長，常使中國的讀者覺得煩難，現在就在此略加解釋。那姓名全寫起來，是總有三個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這書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卻稱他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兒子馬加爾，是客氣的稱呼；親暱的人就只稱名，聲音還有變化。倘是女的，便叫他『某之某女。』例如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女兒瓦爾瓦拉；有時叫她瓦蘭加，則是瓦爾瓦拉的音變，也就是親暱的稱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魯迅記于東壁下。

通信

魯迅先生：

我們學校裏也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雖說不到國內的報章刊物雜誌一切盡有，大概也有一二種；而辦學者雖說不到以全副力量在這里辦學，總算得是出了一點狗力在這裏斷鬧。

有一天，一位同學要求圖書館主任訂購莽原，主任把這件事提交教授會議——或者是評議會，經神聖的教授會審查，說莽原是談社會主義的，不能訂。然而主任敵不過那同學的要求，終究訂了。

我自從聽到莽原是談社會主義的以後，便細心的從第一期起，重行翻閱一回，始終

一點兒證據也找不着。不知他們所說的根據在何處？——恐怕他們的見解獨到罷。這是要問你的一點。

因爲我喜歡看莽原，忽然聽到敎授老爺們說牠談社會主義，像我這樣的學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爲社會主義這四字是不好的名詞，像洪水猛獸的一般，——在他們看起來。因爲現在談社會主義的書，就像從前『有圖畫的本子，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訶斥，甚而至于打手心』一樣。因爲恐怕他們禁止我讀我愛讀的莽原，而要我去讀『人之初性本善，』至于訶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這也是要問你的一點，要問你一個明白的一點。

有此兩點，所以要問你，因爲大學敎授說的話，比較的眞確——不是放屁，所以要問你，要問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談社會主義。

六，一，未名于武昌。

我並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別號，也不是像你們未名社沒有取名字的意義。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經取好了，只是怕你把牠宣布出來，那末他

們教授老爺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寫出來。因爲沒有寫出自己的眞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未名先生：

多謝你的來信，使我們知道，知道我們的莽原原來是『談社會主義』的。

這也不獨武昌的教授爲然，全國的教授都大同小異。一個已經足够了，何況是聚起來成了『會』。他們的根據，就在『教授，』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們的話在『會』裏也一定不會錯。爲什麽呢？就因爲他們是教授。我們的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麽？他田地就有二百畝！』

至于莽原，說起來實在慚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來信所說，不過『是些廢話和大部分的文藝作品。』我們倒也並不是看見社會主義四個字就嚇得兩眼朝天，口吐白沫，只是沒有研究過，所以也沒有談，自然更沒有用此來宣傳任何主義的意思。『爲什麽要辦刊物？一定是宣傳什麽主義。爲什麽要宣傳主義？一定是在得某國的錢』這一類的教授

邏輯，在我們的心裏還沒有。所以請你儘可放心看去，總不至于因此會使教授化爲白癡，富翁變成乞丐的。——但保險單我可也不寫。

你的名字用得不錯，在現在的中國，這種『加害』的確要防的。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因爲投稿用了眞名，已經被教授老爺謀害了。現代評論上有人發議論道，『假設我們把知識階級完全打倒後一百年，世界成個什麽世界呢？』你看他多麼『心上有杞天之慮？』

魯迅。六，九。

順便答復C先生：來信已到，也就將上面那些話作爲回答罷。

一九二七年

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在暨南大學講演——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爲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卻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麼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麼。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裏面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後來，考究一些當時的事實，到北京後，看看梅蘭芳姜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並不怎樣高明。

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只能講講我近來所想到的。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

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興起來，只有一段短短歷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麽，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牠們自有牠們的首領；首領要牠們怎樣，牠們就怎樣。在部落裏，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着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那時沒有什麽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贊美上帝（還沒有後人所謂God那麽玄妙）罷了！那里會有自由思想？後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複雜得多，夾着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繫現狀使牠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牠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腳，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

冰雪的西伯利亞去。

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在中國又不同，有國粹的道德，連花呀月呀都不許講，當作別論。）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躱在象牙之塔裏面；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的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頂看不起描寫社會的文學家，他們想，小說裏面連車夫的生活都可以寫進去，豈不把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一首詩生愛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嗎？現在呢，他們也不能做高尙的文學家了，還是要逃到南邊來；「象牙之塔」的窗子裏，到底沒有一塊一塊麵包遞進來的呀！

等到這些文學家也逃出來了，其他文學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別的文學家，對于現狀早感到不滿意，又不能不反對，不能不開口，「反對」「開口」就是有他們的下場。我以爲文藝大概由于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挪威有一文學家，他描寫肚子餓，寫了一本書，這是依他所經驗的寫的。對于人生的經驗，別的且不說，

「肚子餓」這件事，要是歡喜，便可以試試看，只要兩天不吃飯，飯的香味便會是一個特別的誘惑；要是走過街上飯鋪子門口，更會覺得這個香味一陣陣衝到鼻子來。我們有錢的時候，用幾個錢不算什麼；直到沒有錢，一個錢都有牠的意味。那本描寫肚子餓的書裏，牠說起那人餓得久了，看見路人個個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單掛子的，在他眼裏也見得那是驕傲。我記起我自己曾經寫過這樣一個人，他身邊什麼都光了，時常抽開抽屜看看，看角上邊上可以找到什麼；路上一處一處去找，看有什麼可以找得到；這個情形，我自己是體驗過來的。

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爲人道主義；一種是什麼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什麼都是冷酷，便流爲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者多。主張人道主義的，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狀，在政治家眼裏，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人道主義者和政治家就有衝突。俄國文學家託爾斯泰講人道主義，反對戰爭，寫過三册很厚的小說——那部戰爭與和平，他自己是個貴族，卻是經過戰場的生活，他感到戰爭是怎麼

一個慘痛，尤其是他一臨到長官的鐵板前，（戰場上重要軍官都有鐵板擋住鎗彈，）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見他的朋友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掉。戰爭的結果，也可以變成兩種態度：一種是英雄，他見別人死的死傷的傷，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覺得怎樣了不得，這麼那麼誇耀戰場上的威雄。一種是變成反對戰爭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託爾斯泰便是後一種，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滅戰爭。他這麼主張，政府自然討厭他；反對戰爭，和俄皇的侵掠慾望衝突；主張無抵抗主義，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沒有人捧，還成什麼皇帝，更和政治相衝突。這種文學家出來，對于社會現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弄得社會上個個都自己覺到，都不安起來，自然非殺頭不可。

但是，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譬如我們學兵式體操，行舉鎗禮，照規矩口令是「舉……鎗」這般叫，一定要等「鎗」字令下，才可以舉起。有些人卻是一聽到「舉」字便舉起來，叫口令的要罰他，說他做錯。文藝家在社會上正是這樣；他說得早一點，大家

都討厭他。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平安。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俄國的文學家被殺掉的充軍的不在少數，革命的火焰不是到處燃着嗎？文學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會的同情，潦倒地過了一生，直到死後四五十年，才爲社會所認識，大家大鬧起來。政治家因此更厭惡文學家，以爲文學家早就種下大禍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蠻時代早已過去了。在座諸位的見解，我雖然不知道；據我推測，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到了後來，社會終于變動了；文藝家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贊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雖是他活的時候，怎樣受過社會的奚落。剛才我來講演，大家一陣子拍手，這拍手就見得我並不怎樣偉大；那拍手是很危險的東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爲偉大不再向前了，所以還是不拍手的好。上面我講過，文學家是感覺靈敏了一點，許多觀念，文學家早感到了，社會還沒有感到。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還只穿棉袍；××先生對于天寒的感覺比我靈。再過一月，也許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氣上的感

覺，相差到一個月，在思想上的感覺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這個話，我這麽講，也有許多文學家在反對。我在廣東，曾經批評一個革命文學家——現在的廣東，是非革命文學不能算做文學的，是非『打打打，殺殺殺，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學的——我以爲革命並不能和文學連在一塊兒，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但做文學的人總得閒定一點，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學。我們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之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倒底不大便當。古人雖有種田做詩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種田；僱了幾個人替他種田，他才能吟他的詩；眞要種田，就沒有功夫做詩。革命時候也是一樣；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詩？我有幾個學生，在打陳炯明時候，他們都在戰場；我讀了他們的來信，只見他們的字與詞一封一封生疏下去。俄國革命以後，拿了麵包票排了隊一排一排去領麵包；這時，國家既不管你什麽文學家藝術家雕刻家；大家連想麵包都來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後，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麽關係？

這時，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

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割掉他的頭，前面我講過，那是頂好的法子咾，——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世界文藝的趨勢，大都如此。

十九世紀以後的文藝，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牠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係。我們看了，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這因爲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只要鑑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

十九世紀，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時代；所謂革命，那不安于現在，不滿意于現狀的都是。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的也是革命，（舊的消滅，新的才能產生。）而文學家的命運

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現在革命的勢力已經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學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脚，即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竟可說完全兩件事。詆斥軍閥怎樣怎樣不合理，是革命文學家；打倒軍閥是革命家；孫傳芳所以趕走，是革命家用礮轟掉的，決不是革命文藝家做了幾句『孫傳芳呀，我們要趕掉你呀』的文章趕掉的。在革命的時候，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以爲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革命以後，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們這樣叫，嗁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後也不成功，理想和現實不一致，這是注定的運命；正如你們從吶喊上看出的魯迅和講壇上的魯迅並不一致；或許大家以爲我穿洋服頭髮分開，我卻沒有穿洋服，頭髮也這樣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蘇俄革命以前，有兩個文學家，葉遂寧和梭波里，他們都謳歌過革命，直到後來，他們還是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那時，蘇維埃是成立了！

不過，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

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腳下鎗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圍着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願意挨打，但看見人家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講的，就是這麼一點點，給牠一個題目，叫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七，十二，廿六。）

一九二九年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一時代的記念碑底的文章，文壇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說而成爲時代精神所居的大宮闕者，是極其少見的。

但至今，在巍峨燦爛的巨大的紀念碑底的文學之旁，短篇小說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權利。不但巨細高低，相依爲命，也譬如身入大伽藍中，但見全體非常宏麗，眩人眼睛，令觀者心神飛越，而細看一雕闌一畫礎，雖然細小，所得卻更爲分明，再以此推及全體，感受遂愈加切實，因此那些終于爲人所注重了。

在現在的環境中，人們忙于生活，無暇來看長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說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頃刻間，而仍可藉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盡傳精神，用數頃刻，遂知種種作風，

種種作者，種種所寫的人和物和事狀，所得也頗不少的。而便捷，易成，取巧……這些原因還在外。

中國于世界所有的大部傑作很少譯本，翻譯短篇小說的卻特別的多者，原因大約也爲此。我們——譯者的彙印這書，則原因就爲此。貪圖用力少，紹介多，有些不肯用盡獃氣力的壞處，是自問恐怕也在所不免的。但也有一點只要能培一朶花，就不妨做做會朽的腐草的近于不壞的意思。還有，是要將零星小品，聚在一本裏，較不容易于散亡。

我們——譯者，都是一面學習，一面試做的人，雖于這一點小事，力量也還很不够，選的不當和譯的錯誤，想來是一定不免的。我們願受讀者和批評者的指正。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朝花社同人。

關于『關於紅的笑』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華北日報，副刊上有鶴西先生的半篇關於紅笑的文章。關於紅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爲自己曾經譯過幾頁，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說集上，但後來沒有譯完，所以也沒有出版。不過也許是有些舊相識之故罷，至今有誰講到這本書，大抵總還喜歡看一看。可是看完這關於紅笑，卻令我大覺稀奇了，也不能不說幾句話。爲要頭緒分明，先將原文轉載些在下面——

「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見第二十卷第一號的小說月報，上邊有梅川君譯的紅笑，這部書，因爲我和駿祥也譯過，所以禁不住要翻開看看，並且還想來說幾句關於紅笑的話。

「自然，我不是要說梅川君不該譯紅笑，沒有這樣的理由也沒有這樣的權力。不過我對於梅川君的譯文有一點懷疑的地方，固然一個人原不該隨便地懷疑別個，但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儘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也許我底過慮是錯的，而且在梅川君看來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麼，這錯處就在我，而這篇文字也就只算辯明我自己沒有抄襲別人。現在我先講講事實的經過。

「紅笑，是我和駿祥在去年暑假中一個多星期內趕完的，……趕完之後就給北新寄去。過了許久才接到小峯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說是因係兩人所譯，前後文不連貫，託石民君校閱，又說稿費在月底准可寄來。以後我一連寫了幾封信去催問，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將底稿尋出又改譯了一遍。文氣是重新順了一遍，（特別是後半部）錯誤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幾十處；交岐山書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卻接到小峯二月十九日的信，錢是寄來了，雖然被抹去一點零頭，因爲稿子並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暫時存着，沒有退去，以後小峯君又來信說，原書，譯稿都可退還，叫我將支票交給袁家驊先生。我回信

說已照辦，並請將稿子退了回來。但如今，書和稿子，始終還沒有見面！

「這初次的譯稿，我不敢一定說梅川君曾經見過，雖然我想梅川君有見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會用我們底譯文作藍本來翻譯，但是第一部的譯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這一點，不免使我有一點懷疑。因爲原來我們底初譯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暢得多，同時梅川君的譯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這九個斷片。在未有更確切的證明時，我也不願將抄襲這樣的字眼，加於別人底頭上，但我很希望對這點，梅川君能高興給一個答覆。假如一切眞是我想錯了呢，前邊已經說過，這些話就作爲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文詞雖然極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卻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的將出版的譯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譯本，很相類似，而我曾將譯稿寄給北新書局過，你有見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襲我們的，假如不然，那麽「這些話就作爲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並非抄襲的證明。」

其實是，照原文的論法，則假如不然之後，就要成爲『我們抄襲』你的了的，然而竟這麽一來，化爲神妙的『證明』了。但我並不想研究這些，僅要聲明幾句話，對于兩方面——北新書局，尤其是小說月報社——聲明幾句話，因爲這篇譯稿，是由我送到小說月報社去的。

梅川君還部譯稿，也是去年暑假時候交給我的，要我介紹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壓下了。這樣壓着的稿件，現在還不少。直到十月，小說月報社擬出增刊，要我寄稿，我纔記得起來，據日本二葉亭四迷的譯本改了二三十處，和我譯的豎琴一併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紅笑在北新書局喫苦，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離上海七八百里的鄉下，那當然更不知道。

那麽，他可有鶴西先生的譯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爲他和北新中人一個不認識，倘跑進北新編輯部去翻稿件，那罪狀是不止『抄襲』而已的。我卻是『可能』的，不過我從去年春天以後，一趟也沒有去過編輯部，這要請北新諸公諒察。

那麼，爲什麼兩本的好處有些相像呢？我雖然沒有見過那一譯本，也不知所據的是誰的英譯，但想來，大約所據的是同一英譯，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譯，彼此三位英文程度又相彷彿，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鶴西先生們的譯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進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處就多起來了。

因爲鶴西先生的譯本至今未出，所以也無從知道類似之度，究竟如何，倘僅有彼此神似之處，我以爲那是因爲同一原書的譯本，並不足異的，正不必如此神經過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據「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儘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發制人，誣別人爲「抄襲」，而且還要被誣者「給一個答覆」，這眞是「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則只要證明了梅川並無看見鶴西先生們的譯稿的「可能」以後，即不用「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的論法，嫌疑也總要在後出這一本了。

北平的日報，我不寄去，梅川是決不會看見的。我就先說幾句，俟印出時一併寄去。大約這也就够了，阿彌陀佛。

（四月二十日。）

寫了上面這些話之後，又陸續看到華北日報副刊上關於紅笑的文章，其中舉了許多不通和誤譯之後，以這樣的一段作結：

「此外或者還有些，但我想我們或許總要比梅川君錯得少點，而且也較爲通順，好在是不是，我們底譯稿不久自可以證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話都多說了。因爲鶴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實證明了他和梅川的兩本之不同。他的較好，而「抄襲」都成了「不通」和錯誤的較壞，豈非奇談？倘說是改掉的，那就是並非「抄襲」了。倘說鶴西譯本原也是這樣地「不通」和錯誤的，那不是許多刻薄話，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麼？總之，一篇關於紅笑的大文，只證明了焦躁的自己廣告和參看先出譯本，加以修正，而反誣別人爲「抄襲」的苦心。這種手段，是中國翻譯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補記。）

這一篇還未在語絲登出，就收到小說月報社的一封信，裏面是剪下的華北日報副

刊，就是那一篇鶴西先生的關於紅笑。據說是北平寄來給編輯先生的。我想，這大約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戲。倘使眞的，蓋未免惡辣一點；同一著作有幾種譯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訴。但一面說別人不通，自己卻通，別人錯多，自己錯少。而一面又要證明別人抄襲自己之作，則未免惡辣得可憐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頗歎紹介譯作之難于今爲甚也。而刷淸和報答起見，我確信我也有將這篇送給小說月報編輯先生，要求再在本書上發表的義務和權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通訊：關于孫用先生的幾首譯詩

編者先生：

我從均風兄處借來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見孫用先生自世界語譯的萊芒托夫幾首詩，我發覺有些處與原本不合。孫先生是由世界語轉譯的，想必經手許多，有幾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孫先生第一首譯詩帆原文是：

（原文從略——編者。）

按着我的意思應當譯爲：（曾刊登于語絲第五卷第三期）

孤獨發白的船帆，

在雲霧中蔚藍色的大海裏……
他到很遠的境域去尋找些什麽？
他在故土裏留棄着什麽？

波濤汹湧，微風吼嘯，
船桅杆怒憤着而發着噶吱吱的音調……
喂！他不尋找幸福。
也不是從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發亮光的蒼色水流，
他頂上是太陽的金色的光芒；
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風，
好像在巨風中有什麽安寧！

第二首天使，孫先生譯的有幾處和我譯的不同。（原文從略——編者。）我是這樣的譯：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飛翔
寂靜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烏雲一起很用心聽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園裏樹葉子的底上那無罪
靈魂的幸福，
他歌詠着偉大的上帝，
眞實的讚美着他。

他抱攏了年靑們的心靈，

爲的是這悲苦和淚的世界；
歌曲的聲音，留在青年人的靈魂裏是——
沒有隻字，但卻是活着。

爲無邊的奇怪的希望，
在這心靈，長久的於世界上不得安靜，
人間苦悶的樂曲，
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聲。

其餘孫先生所譯兩首我出來和三棵棕櫚樹，可惜原本現時不在我手裏。以後有工夫時可向俄國朋友處借看。我對孫先生的譯詩，並不是來改正，乃本着眞摯的心情，隨便談談，請孫先生原諒！此請

撰安。

張逢漢。一九二九，五，七，於哈爾濱燦星社。

逢漢先生：

接到來信，我們很感謝先生的好意。

大約凡是譯本，倘不標明『並無删節』或『正確的翻譯，』或鼎鼎大名的專家所譯的，歐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節略或差異。譯詩就更其難，因爲要顧全音調和協韻，就總要加添或減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語譯本大約也如此，倘若譯出來的還是詩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們因爲想介紹些名家所不屑道的東歐和北歐文學，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暫時只能用重譯本，尤其是巴爾幹諸小國的作品。原來的意思，實在不過是聊勝于無，且給讀書界知道一點所謂文學家，世界上並不止幾個受奬的泰戈爾和漂亮的曼殊斐兒之類。但倘有能從原文直接譯出的稿子見寄，或加以指正，我們自然是十分願意領受的。

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們所交易的印刷所裏沒有俄國字母，所以來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僅能將譯文發出，以供讀者的參考了。希見諒爲幸。

魯迅。六月二十日，于上海。

一九三二年

『淑姿的信』序

夫嘉葩失蔭，薄寒奪其芳菲，思士陵天，驕陽爍其羽翮：蓋幽居一出，每倉皇于太空，坐馳無窮，終隕顛于實有也。爰有靜女，長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峯嶂隔茲塵俗，夜看朗月，覺天人之必圓，春擷繁花，謂芳馨之永住。雖生舊第，亦濺新流，旣茁愛萌，遂通佳訊，排微波而徑逝，矢堅石以偕行，向曼遠之將來，構輝煌之好夢。然而年華春短，人海瀾翻。遠矚所至，始見來日之大難，修眉漸顰，終歛當年之巧笑，啣深哀于不答，鑄孤憤以成辭，遠人焉居，長塗難卽。何期忽逢二豎，遽釋諸紛，悶綺顏于一棺，腐芳心于坯土。從此西樓良夜，憑檻無人，而中國韶年，樂生依舊。嗚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遺簡廑存，則有生人付之活字，文無彫飾，呈天眞之紛綸，事具悲歡，露人生之鱗爪，旣驩娛以善始，遂淒惻而令終。誠足以分

追悼于有情，散餘悲于無著者也。屬爲小引，愧乏長才，率綴蕪詞，聊陳涯略云爾。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魯迅撰。

一九三三年

選本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報上有一點可以算是關于文學的小小的辯論，就是爲了一般的青年，應否去看莊子與文選以作文學上的修養之助。不過這類的辯論，照例是不會有結果的，往復幾回之後，有一面一定拉出『動機論』來，不是說反對者『別有用心』便是『譁衆取寵』；客氣一點，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問題于是嗚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選本』的勢力。孔子究竟刪過詩沒有，我不能確說，但看牠先『風』後『雅』而末『頌』，排得這麼整齊，恐怕至少總也費過樂師的手腳，是中國現存的最古的詩選。由周至漢，社會情形太不同了，中間又受了楚辭的打擊，晉、宋文人如二陸、束晳、陶潛之流，雖然也做四言詩以支持場面，其實都不過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詩，『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了。不過選者總是層出不窮的，至今尙存，影響也最廣大者，我以爲一部是世說新語，一部就是文選。

世說新語幷沒有說明是選者，好像劉義慶或他的門客蒐集；但檢唐宋類書中所存裴啓語林的遺文，往往和世說新語相同，可見牠也是一部鈔撮故書之作，正和幽明錄一樣。牠的被淸代學者所寶重，自然因爲注中多有現今的逸書，但在一般讀者，卻還是爲了本文，自唐迄今，擬作者不絕，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時要做官，做了官大叫苦，便是中了這書的毒，誤明爲晉的緣故。有些淸朝人卻較爲聰明，雖然辮髮胡服，厚祿高官，他也一聲不響，只在倩人寫照的時候，在紙上改作斜領方巾，或芒鞋竹笠，聊過『世說』式癮罷了。

文選的影響，卻更大。從曹憲至李善加五臣，音訓書類之多，遠非擬世說新語可比。那些煩難字面，如草頭諸字，水旁山旁諸字，不斷的被摘進歷代的文章裏面去，五四運動時雖受奚落，得『妖孽』之稱，現在卻又很有復辟的趨勢了。而古文觀止也一同漸漸的露了臉。

以古文觀止和文選並稱，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學上的影響，兩者卻一樣的不可輕視。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數不多，而包羅諸作，固然也是一種原因，但還在近則由選者的名位，遠則憑古人之威靈，讀者想從一個有名的選家，窺見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昭明太子集只賸一點軼本了，文選卻在的；讀古文辭類纂者多，讀惜抱軒全集的卻少。凡是對于文術，自有主張的作家，他所賴以發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張的手段，倒並不在作文心，文則，詩品，詩話，而在出選本。

選本可以藉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羣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見的爲一集，一法也，如文選是。擇取一書，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見的爲一新書，又一法也，如唐人萬首絕句選是。如此，則讀者雖讀古人書，卻得了選者之意，意見也就逐漸和選者接近，終于「就範」了。

讀者的讀選本，自以爲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筆的精華的，殊不知卻被選者縮小了眼界，即以文選爲例罷，沒有稽康家誡，使讀者只覺得他是一個憤世嫉俗，好像無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潛閑情賦，掩去了他也是一個既取民間子夜歌意，而又拒以聖道的

迂士。選本既經選者所濾過，就總只能喫他所給與的糟或醨。況且有時還加以批評，提醒了他之以爲然，而默殺了他之以爲不然處。縱使選者非常胡塗，如儒林外史所寫的馬二先生，遊西湖漫無準備，須問路人，喫點心不知選、擇，要每樣都買一點，由此可見其衡文之毫無把握罷，然而他是處州人，一定要『處片』，又此見雖是馬二先生，也自有其『處片』式的標準了。

評選的本子，影響于後來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還遠在名家的專集之上，我想，這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們也該留意的罷。

（十一月二十四日記。）

詩

哭范愛農

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
出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
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

（一九一三年。）

送O.E.君攜蘭歸國

椒焚桂折佳人老，獨託幽巖展素心，
豈惜芳心遺遠者，故鄉如醉有荆榛。

無　題

大野多鉤棘，長天列戰雲；
幾家春裊裊，萬籟靜愔愔；
下土惟秦醉，中流輟越吟；
風波一浩蕩，花樹已蕭森。

題徬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贈日本歌人

春江好景依然在，遠國征人此際行，
莫向遙天望歌舞，西遊演了是封神。

無題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紅涴戰袍，
澤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離騷。

湘靈歌

昔聞湘水碧如染，今聞湘水胭脂痕，
湘靈粧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窺彤雲，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無餘春，

鼓完瑤瑟人不聞，太平成象盈秋門。

二十二年元旦

雲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裏又新春。

自嘲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牠冬夏與春秋。

悼丁君

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
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

阻郁達夫移家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題三義塔

三義塔者，中國上海閘北三義里遺鳩埋骨之塔也，在日本，農人共建之。

奔霆飛熛殲人子，敗井頹垣賸餓鳩。
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

精衛夢覺仍銜石，鬪士誠堅共抗流；
度盡刼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讎。

贈人

明眸越女罷晨裝，荇水荷風是舊鄉，
唱盡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江。

其二

秦女端容理玉箏，梁塵踴躍夜風輕，
須臾響急冰絃絕，但見奔星勁有聲。

附錄

「奔流」校後記

編校後記

一

創作自有他本身證明，翻譯也有譯者已經解釋的。現在只將編後想到的另外的事，寫上幾句——

Iwan Turgenjew 早因爲他的小說，爲世所知，但論文甚少。這一篇『Hamlet und Don Quichotte』是極有名的，我們可以看見他怎樣地觀察人生。『Hamlet』中國已有譯文，無須多說；『Don Quichotte』則只有林紓的文言譯，名魔俠傳，僅上半部，又是刪節過的。近兩年來，梅川君正在大發『Don Quixote』翻譯熱，但願不遠的將來，中國能夠得到一部可看的譯本，卽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閑文也好。

『Don Quixote』的書雖然將近一千來頁，事迹卻很簡單，就是他愛看俠士小說，因此發了游俠狂，硬要到各處去除邪懲惡，碰了種種釘子，鬧了種種笑話，死了；臨死纔回復了他的故我。所以Turgenjew取毫無煩悶，專憑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爲『Don Quixote type』，來和一生瞑想，懷疑，以致什麼事也不能做的Hamlet相對照。後來又有人和這專憑理想的『Don Quixoteism式』相對，稱看定現實，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爲『Marxism式』。中國現在也有人嚷些什麼『Don Quixote』了，但因爲實在並沒有看過這一部書，所以和實際是一點不對的。

大旱的消失是Essay，作者的底細，我不知道，只知道是一九〇二年死的。Essay本來不容易譯，在此只想介紹一個格式。將來倘能得到這一類的文章，也還想登下去。

跋司珂(Vasco)族是古來住在西班牙和法蘭西之間的Pyrenees山脈兩側的大家視爲世界之謎的人種。巴羅哈(Pio Barojay Nessi)就稟有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聖舍跋斯丁市。原是醫生，也做小說，兩年後，便和他的哥哥Ricardo到馬德里開麪包店去了，一共開了六年。現在Ricardo是有名的

畫家；他是最獨創底的作家，早和 Vicent Blasco Ibanez 並稱現代西班牙文壇的巨擘。他的著作至今大約有四十種，多是長篇。這里的小品四篇，是從日本的海外文學新選第十三編跋司珂牧歌調內，永田寬定的譯文重翻的；原名『Vidas Sombrias』，因爲所寫的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仍用日譯的題目。

今年一說起『近視眼看匾』來，似乎很有幾個自命批評家鬱鬱不樂，又來大做其他的批評。爲免去蒙冤起見，只好特替作者在此聲明幾句：這故事原是一種民間傳說，作者取來編作『狂言』樣子，還在前年的秋天，本豫備登在波艇上的。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評家的處所，那實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緣故，怪不得傳述者的。

俄國的關于文藝的爭執，曾有蘇俄的文藝論戰介紹過，這里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實在可以看作那一部的續編。如果看過前一書，則看起這篇來便更爲明瞭。序文上雖說立場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約減起來，不過是兩派。即對于階級文藝，一派偏重文藝，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階級是『那巴斯圖』的人們；Bukharin 們自然也主張支持勞動階

級作家的，但又以爲最要緊的是要有創作。發言的人們之中幾個是委員，如 Voronsky, Bukharin, Iakovlev, Trotsky, Lunacharsky 等；也有『鍛冶廠』一派，如 Pletnijov；最多的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如 Vardin, Lelevitch, Averbach, Rodov, Besamensky 等，譯載在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一篇文學與藝術後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圖』派的攻擊，幾乎集中于一個 Voronsky，赤色新地的編輯者；對于他的作爲生活認識的藝術，Lelevitch 曾有一篇作爲生活組織的藝術，引用布哈林的定義，以藝術爲『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並且指摘 Voronsky 的藝術論，乃是超階級底的。這意思在評議會的論爭上也可見。但到後來，藏原惟人在現代俄國的批評文學中說，他們兩人之間的立場似乎有些接近了，Voronsky 承認了藝術的階級性之重要，Lelevitch 的攻擊也較先前稍爲和緩了。現在是 Trotsky, Radek 都已放逐，Voronsky 大約也退職，狀況也許又很不同了罷。

從這記錄中，可以看見在勞動階級文學大本營的俄國的文學的理論和實際，于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爲無益的。其中有幾個空字，是原譯本如此，因無別國譯本，不敢妄補，

倘有備着原書，通函見教，或指正其錯誤的，必當隨時補正。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

二

Rudolf Lindan 的幸福的擺，全篇不過兩章，因為紙數的關係，只能分登兩期了，篇末有譯者附記，以為『小說裏有一種 Kosmopolitisch 的傾向，同時還有一種厭世的東洋色彩，』這是極確鑿的。但作者究竟是德國人，所以也終于不脫日耳曼氣，要繪圖立說，來發明『幸福的擺，』自視為生路，而其實又是死因。我想，東洋思想的極致，是在不來發明這樣的『擺，』不但不來，並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擺，』並且連世間有所謂『擺』這一種勞什子也不想到。這是令人長壽平安，使國古老拖延的祕法。老聃作五千言，釋迦有恆河沙數說，也還是東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奧國人 Reno Fueloep-Miller 的敍述蘇俄狀況的書，原名不知道是什麼，英譯本曰『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敍述，雖

說是客觀的，然而倒是指摘缺點的地方多，惟有插畫二百餘，則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因爲圖畫是人類共通的語言，很難由第三者從中作梗的。可惜有些『藝術家，』先前生吞『琵亞詞侶，』活剝蕗谷虹兒，今年突變爲『革命藝術家，』早又順手將其中的幾個作家撕碎了。這里翻印了兩張，都是 I. Annenkov 所作的畫像；關于這畫像，著者這樣說——

『……其中主要的是畫家 Iuanii Annenkov 他依照未來派藝術家的原則工作，且愛在一幅畫上將各刹那併合于一件事物之中，但他設法尋出一個爲這些原質的綜合。他的畫像卽意在，「由一個人的傳記裏，抄出臉相的各種表現來。」俄國的批評家特別稱許他的才能在于將細小微末的詳細和畫中的實物發生關連，而且將這些製成更加懇切地顯露出來的性質。他並不區別有生和無生，對于他的題目的周圍的各種瑣事，他都看作全體生活的一部分。他愛一個人的所有物，這生命的一切細小的碎片；一個臉上的各個抓痕，各條皺紋，或一個贅疣，都自有牠的意義的。』

那 Maxim Gorky 的畫像，便是上文所講的那些的好例證。他背向西歐的機械文

明，面對東方，佛象表印度，磁器表中國，赤色的地方，旗上朙寫着「R. S. F. S. R.」，當然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了，但那顏色只有一點連到 Gorky 的腦上，也許是含有不滿之意的罷——我想。這像是一九二〇年作，後三年，Gorky 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纔大家嚷着他要回去。

N. Evreinov 的畫像又是一體，立方派的手法非常濃重的。Evreinov 是俄國改革戲劇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記得畫室先生譯的新俄的演劇和跳舞裏，曾略述他的主張。這幾頁演劇雜感，論人生應該以意志修改自然，雖然很豪邁，但也仍當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國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結相提並論了。

這回登載了 Gorky 的一篇小說，一篇關于他的文章，一半還是由那一張畫象所引起的，一半是因為他今年六十歲。聽說在他的本國，為他所開的慶祝會，是熱鬧極了；我原已譯成了一篇昇曙夢的最近的 Gorky 說得頗詳細，但也還因為紙面關係，不能登載，且待下幾期的餘白罷。

一切事物，雖說以獨創為貴，但中國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國，則受點別國的影響，即

自然難免似乎倒也無須如此嬌嫩，因而臉紅。單就文藝而言，我們實在還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遷延，現在單是介紹也來不及了。于是我們只好這樣舊的呢，等他五十歲，六十歲……大壽，生後百年陰壽，死後N年忌辰時候來講；新的呢，待他得到諾貝爾獎金。但是還是來不及，倘是月刊，專做慶弔的機關也不夠。那就只好挑幾個于中國較熟悉，或者較有意義的來說說了。

生後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國又較耳熟的，今年就有兩個：Leov Tolstoi 和 Henrik Ibsen。Ibsen 的著作，因潘家洵先生的努力，中國知道的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語堂、達夫、梅川、我，譯上幾篇關于他的文章，如 H. Ellis, G. Brandes, E. Roberts, L. Aas，有島武郎之作；並且加幾幅圖像，自年青的 Ibsen 起，直到他的死屍，算作一個紀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

三

前些時，偶然翻閱日本青木正兒的支那文藝論叢，看見在一篇將胡適漩在中心的

文學革命裏，有云——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號。這是文學底革命運動進攻舊劇的城的鳴鏑。那陣勢，是以胡將軍的易卜生主義爲先鋒，胡適、羅家倫共譯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國民之敵，和吳弱男的小愛友夫（各第一幕）爲中軍，袁振英的易卜生傳爲殿軍，勇壯地出陣。他們的進攻這城的行動，原是戰鬬的次序，非向這里不可的，但使他們至于如此迅速地成爲奇兵底的原因，卻似乎是這樣——因爲其時恰恰崑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對此叫出反抗之聲的必要了。那眞相，徵之同誌的翌月號上錢玄同君之所說（隨感錄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但何以大家偏要選出 Ibsen 來呢？如青木教授在後文所說，因爲要建設西洋式的新劇，要高揚戲劇到眞的文學底地位，要以白話來興散文劇，還有，因爲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實例來刺戟天下讀書人的直感：這自然都確當的。但我想，也還因爲 Ibsen 敢于攻擊社會，敢于獨戰多數，那時的紹介者，恐怕是頗有以孤軍而被包圍于舊壘中之感的罷，現在細看墓碣，還可以覺到悲涼，然而意氣是壯盛的。

那時的此後雖然頗有些紙面上的紛爭，但不久也就沈寂，戲劇還是那樣舊，舊壘還是那樣堅；當時的時事新報所斥爲『新偶像』者，終于也並沒有打動一點中國的舊家子的心。後三年，林紓將『Grongangore』譯成小說模樣，名曰梅孽——但書尾校者的按語，卻偏說『此書曾由潘家洵先生編爲戲劇，名曰羣鬼』——從譯者看來，Ibsen的作意還不過是這樣的——

『此書用意甚微：蓋勸告少年，勿作浪游，後被隱疾，腎宮一敗，生子必不永年。……余恐讀者不解，故弁以數言。』

然而這還不算不幸。再後幾年，則恰如Ibsen名成身退，向大衆伸出和睦的手來一樣，先前欣賞那汲Ibsen之流的劇本，終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臺下了。

不知是有意呢還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Hedda Gubler』的譯本，今年突然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計算起來，距作者的誕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號的出版已經滿十年。我們自然並不是要繼新青年的遺蹤，不過爲追懷這曾經震動一時的巨人起見，也翻了

幾篇短文，聊算一個記念。因爲是短文的雜集，系統是沒有的。但也略有線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Ibsen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敍述得更詳明；第三篇將他的後期重要著作，當作一大篇劇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五篇是通敍他的性格，著作的瑣屑的來由和在世界上的影響的，是只有他的老友G. Brandes纔能寫作的文字。第六篇則說他的後期著作，惟本所以爲英國所不解的緣故，其中有許多話，也可移贈中國的。可惜他的後期著作的劇本Brandes略及數言，沒有另外的詳論，或者有島武郎的一篇盧勃克和伊里納的後來，可以稍彌缺憾的罷。這曾譯載在本年一月的小說月報上，那意見，和Brandes的相同。

「人」第一，「藝術底工作」第一呢？這問題，是在力作一生之後，纔會發生，也纔能解答。獨戰到底，還是終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來呢？這問題，是在戰鬪一生之後，纔能發生，也纔能解答。不幸Ibsen將後一問解答了，他于是嘗到「勝者的悲哀」。

世間大約該還有從集團主義的觀點，來批評Ibsen的論文罷，無奈我們現在手頭沒有這些，所以無從介紹。這種工作，以待「革命的智識階級」及其「指導者」罷。

此外，還想將校正文藝政策時所想到的說幾句：

託羅茲基是博學的，又以雄辯著名，所以他的演說，恰如狂濤，聲勢浩大，噴沫四飛。但那結末的豫想，其實是太過于理想底的——據我個人的意見。因爲那問題的成立，幾乎是並非提出而是襲來，不在將來而在當面。文藝應否受黨的嚴緊的指導的問題，我們且不問；我覺得耐人尋味的，是在『那巴斯圖』派因怕主義變質而主嚴，託羅茲基因文藝不能孤生而主寬的問題。許多言辭，其實不過是裝飾的枝葉。這問題看去雖然簡單，但倘以文藝爲政治鬪爭的一翼的時候，是很不容易解決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

四

有島武郞是學農學的，但一面研究文藝，後來就專心從事文藝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陸續輯印，叛逆者是第四輯，內收關于三個文藝家的研究，譯印在這里的是第一篇。

以爲中世紀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滯，以爲羅丹的出現，是再興戈謫克的精神：

都可以見作者的史識。當這第四輯初出時候，自己也曾翻譯過，後來漸覺得作者的文體，移譯頗難，又念中國留心藝術史的人還很少，印出來也無用，于是沒有完工，放下了。這回金君卻勇決地完成了這工作，是很不易得的事，就決計先在奔流上發表，順次完成一本書。但因爲對有許多難譯的文句，先前也曾用過心，所以遇有自覺較妥的便參酌了幾處，出版期迫，不及商量，這是希望譯者加以原宥的。

要講羅丹的藝術，必須看羅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然而中國並沒有這一種書。所知道的外國文書圖畫尙多，定價較廉，在中國又容易入手的，有下列的二種——

The Art of Rodin. 64 Reproductions. Introduction by Louis Weinberg. "Modern Library" 第 41 本 95 cents net. 美國紐約 Boni and Liveright, Inc. 出版。

Rodin. 高村光太郎著。Ars 美術叢書第二十五編。特製本一圓八十錢，普及版一圓。日本東京 Ars 社出版。

羅丹的雕刻，雖曾震動了一時，但和中國卻並不發生什麽關係地過去了。後起的有

Ivan Mestrovic，（一八八三年生）稱爲塞爾維亞的羅丹，則更進而以太古底情熱和酷烈的人間苦爲特色的，曾見英國和日本，都有了影印的他的雕刻集。最近，更有Konen-kov，稱爲俄羅斯的羅丹，但與羅丹所代表是西歐的有產者不同，而是東歐的勞動者。可惜在中國也不易得到資料，我只在昇曙夢編輯的新露西亞美術大觀裏見過一種木刻，是裝飾全俄農工博覽會內染織館的『女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夜。）

五

本月中因爲有印刷局的罷工，這一本的印成，大約至少要比前四本遲十天了。

她的故鄉是從北京寄來的，併一封信，其中有云：

「這篇小文是我在二年前，從「Word's Classics」之「Selected Modern English Essays」裏無意中譯出的，譯後即擱在書堆下；前日在北海圖書館看到W. H. Hudson的集子十多大本，覺得很驚異。然而他的大著我仍然沒有細讀過，雖然知道他的著作有

四種很著名……

「作者的事情，想必已知？我是不知道，只能從那選本的名下，知他生於一八四一，死於一九二二而已。

「末了，還有一極其微小的事要問：大旱之消失的作者，編校後記上說是一九〇二年死的，然而我看「Word's Classics」關於他的生死之注，是1831——1913，這不知究竟怎樣？」

W. H. Hudson 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新近得到一本 G. Sampson 增補的 S. A. Brooke 所編『Primer of English Literature』，查起來，在第九章裏有下文那樣的幾句——

『Hudson 在 Far Away and Long Ago 中，講了在南美洲的他的青年時代事，但于描寫英國的鳥獸研究，以及和自然界最爲親近的農夫等，他也一樣地精工。彷彿從豐饒的心中，直接溢出似的他的美妙而平易的文章，在同類中，最爲傑出。Green Mansions, The Naturalist in La Plata, The Purple Land, A Shepherd's Life 等，是在英

文學中各占其地位的。』

再查喬薇的作者 P. Smith，沒有見；White 卻有的，在同章中的『後期維多利亞朝的小說家』條下，但只有這幾句，就是——

『「Mark Rutherford」（即 Wm. Hale White）的描寫非國教主義者生活的陰鬱的小說，是有古典之趣的文章，表露着英國人心的一面的。』

至于生卒之年，那是『Word's Classics』上的，對我寫後記時，所據的原也是這一本書，不知怎地卻弄錯了。

近來時或收到並不連接的期刊之類，其中往往有關于我個人或和我有關的刊物的文章，但說到奔流者很少。只看見兩次。一，是說譯著以個人的趣味爲重，所以不行。這是眞的。奔流決定底地沒有這力量，會每月選定全世界上有世界的意義的文章，彙成一本，或者滿印出有世界的意義的作品來。說到『趣味』那是現在確已算一種罪名了，但無論人類底也罷，階級底也罷，我還希望總有一日弛禁，講文藝不必定要『沒趣味。』又其一，是說奔流的『執事者都是知名的第一流人物，』『選稿也許是極嚴吧？而于著，譯，也

分得極爲明白，不僅在奔流中目錄，公佈着作譯等字樣，即是在北新語絲……以及一切旁的廣告上，也是如此。』但題目是：

『漢君作的「一握泥土」，實實在在道道地地的的確確是「道地」地從翻譯而來的。……原文不必遠求西版書，即在商務出版的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中就有。

A Handful of Clay

作者是 Henry Van Dyke。這種小錯誤，其實不必吹毛求疵般斤斤計較，不過奔流既然如此地分得明白，那末譯而曰作，似乎頗有掠美之嫌，故敢代爲宣布。此或可使主編奔流的先生，小心下一會耳。』

其實，奔流之在目錄及一切廣告上聲明譯作，倒是小心之過，因爲恐怕愛讀創作而買時未暇細看內容的讀者，化了寃錢，價又不便宜，便定下這一種辦法，竟不料又弄壞了。但這回的譯作不分，卻因編者的『淺薄』，一向沒有讀過那一種『Reading』之類，也未見別的譯文，投稿上不寫原作者名，又不稱譯，便以爲是做的，簡直當創作看了，『掠美』

的壞意思，自以爲倒並沒有的。不過無論如何小心，此後也難保再沒有這樣的或更大的錯誤，那只好等讀者的指摘，檢切要的在次一本中訂正了。

順便還要說幾句別的話。諸位投稿者往往因爲一時不得回信，給我指示，說編輯者應負怎樣的責任。那固然是的。不過所謂奔流社的『執事者，』其實並無和這一種堂皇名號相副的大人物；就只有兩三個人，來譯，來做，來看，來編，來校，搜材料，尋圖畫，于是信件收送，便只好託北新書局代辦。而那邊人手又少，十來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郵局的罷工積壓，所以催促和訓斥的信，好幾封是和稿件同到的。無可補救。各種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爲忙，未能壹壹答覆，這並非自恃被封爲『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時光有限，又須謀生，若要周到，便沒有了性命，也編不成奔流了。這些事，倘肯見諒，是頗望見諒的。因爲也曾想過許多回，終于沒有好方法，只能這樣的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六

編目的時候，開首的四篇詩就爲難，因爲三作而一譯，眞不知用怎樣一個動詞好。幸而看見桌上的黑邊上印着『曹素功監製』字樣，使用了這『製』字，算是將『創作』和翻譯都包括在內，含混過去了。此外，能分淸的，還是分淸。

這一本幾乎是三篇譯作的天下，中間夾着三首譯詩，不過是充充配角的。而所以翻譯的原因，又全是因爲插畫，那麽，詩之不關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幅的作者 Arthur Rackham 是英國作插畫頗有名的人，所作的有 Aesop's Fables 的圖畫等多種，這幅從 The Springtide of Life 裏選出，原有彩色，我們的可惜沒有了。詩的作者 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57—1909) 是維多利亞朝末期的詩人，世稱他最受歐洲大陸的影響，但從我們亞洲人的眼睛看來，就是這一篇，也還是英國氣滿滿的。

『跳蚤』的木刻者 R. Dufy 有時寫作 Dufuy，是法國有名的畫家，也擅長裝飾；而這『禽蟲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集的開首就有一篇詩讚美他的木刻的線的崇高和強有力；L. Pichon 在法國新的書籍圖飾中也說——

『……G. Apollinaire 所著 Le Bestiaire au Cortège d' Orphee 的大的木刻

是令人極意稱讚的。是美好的畫因的叢畫，作成各種殊別動物的相沿的表象。由牠的體的分佈和線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裝飾的全形。』

這書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國 Deplanch 出版；日本有堀口大學譯本，名動物詩集，第一書房（東京）出版的，封餘的譯文，即從這本轉譯。

蕗谷虹兒的畫，近一兩年曾在中國突然造成好幾個時行的書籍裝飾畫家；這一幅專用白描，而又簡單，難以含胡，所以也不被模仿，看起來較爲新鮮一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將出全集九十三卷的託爾斯泰，即使將一本奔流都印了關于他的文獻的目錄，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況登載記念的文章。但只有這樣的材力便只能做這樣的事，所以雖然不過一本小小的期刊，也還是趁一九二八年還沒有全完的時候，來作一回託爾斯泰誕生後百年的記念。

關于這十九世紀的俄國的巨人，中國前幾年雖然也曾經有人介紹，今年又有人叱罵，然而他于中國的影響，其實也還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戰爭與平和至今無人翻譯；傳記是只有 Ch. Sarolea 的書的文言譯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託爾斯泰研究。前幾天因爲要查幾個字，自己和幾個朋友走了許多外國書的書店，終竟尋不到一部橫文的他的傳記。關于他的著作，在中國是如此的。說到行爲，那是更不相干了。我們有開書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沒有分田給農夫的地主——因爲這也是『淺薄的人道主義』；有輭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沒有寫信直斥皇帝的胡塗蟲——因爲這是沒有用的，倒也並非怕危險。至于『無抵抗』呢，事實是有的，但並非由于主義，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將嘴巴給人打，倘以爲會有俄國的許多『靈魂的戰士』(Doukhobor) 似的，寧死不當兵卒，那實是一種『杞憂』。

所以這回是意在介紹幾篇外國人——眞看過託爾斯泰的作品，明白那歷史底背景的外國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現在，中國和外國，對于託爾斯泰的評價是怎樣的不同。但自然只能從幾個譯者所見到的書報中取材，並非說惟這幾篇是現在世間

的定論。

首先當然要推 Gorky 的回憶雜記，用極簡潔的敍述，將託爾斯泰眞誠底和粉飾的兩面，都活畫出來，彷彿在我們面前站着。而作者 Gorky 的面目，亦復躍如。一面可以見文人之觀察文人，一面可以見勞動出身者和農民思想者的隔膜之處。達夫先生曾經提出一個小疑問，是第十一節裏有 Nekrassov 這字，也許是錯的，美國版的英書，往往有錯誤。我因爲常見俄國文學史上有 Nekrassov，便于付印時候改了，一面則尋訪這書的英國印本來賫印證，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國本終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暫時存疑，如果所添的『r』是不對的，那完全是編者的責任。

第一編通論託爾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見的一切中最簡潔明瞭的文章，從日本井田孝平的譯本最新露西亞文學研究重譯；書名的英譯是『Sketches for the History of Recent Russian Literature』，但不知全書可有譯本。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屢被拘囚，終遭放逐，研究文學便是在獄中時的工作。一九〇九年回國，漸和政治離開，專做文筆勞動和文學講義的事了。這書以

Marxism為依據，但側重文藝方面，所以對于託爾斯泰的思想只說了『反對這極端底無抵抗主義而起的，是 Korolienko 和 Gorki，以及革命底俄國』這幾句話。

從思想方面批評託爾斯泰，可以補前篇之不足的，是 A. Lunacharski 的講演。作者在現代批評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無須多說了。這一篇雖講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敵『少數黨』戰鬬，但在那裏面，于非有產階級底唯物主義(Marxism)和非有產階級底精神主義(Tolstoism)的不同和相礙，以及Tolstoism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點，說得非常分明，這纔可以照見託爾斯泰，而且也照見那以託爾斯泰為『卑汚的說教者』的中國創造社舊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Lvov-Rogachevski 以託爾斯泰比盧梭，Lunacharski 的演說裏也這樣。近來看見 Plekhanov 的一篇論文『Karl Marx 和 Leo Tolstoi』的附記裏，卻有云，『現今開始以託爾斯泰來比盧梭了，然而這樣的比較，不過得到否定底的結論。盧梭是辯證論者(十八世紀少數的辯證論者之一人)，而託爾斯泰則到死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學者(十九世紀的典型底形而上學者的一人)。敢于將託爾斯泰和盧梭並列者，是沒

有讀過那有名的人類不平等起原論或讀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國文獻裏，盧梭的辯證法底特質，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馬克斯學者的批評家，我則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觀，』且未曾研究過盧梭和託爾斯泰的書，所以無從知道那一說對，但能附載于此，以供讀者的參考罷了。

小泉八雲在中國已經很有人知道，無須紹介了。他的三篇講義，爲日本學生而講，所以在我們看去，也覺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個很夠研究的問題，是句子爲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學。倘使爲大衆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麼這文學也就決不是大衆的東西了。託爾斯泰所論及的這一層，確是一種卓識。但是住在都市裏的小資產階級，實行是極難的，先要『到民間去，』用過一番苦功。否則便會像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家一樣，成仿吾剛大叫到勞動大衆間去安慰指導他們（見本年創造月刊），而『詩人王獨清教授』又來減價只向『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說話（見『我們』一號）。但過了半年，居然已經悟出，修善寺溫泉浴場和半租界洋房中並無『勞動大衆，』這是萬分可『喜』的。

Maiski的講演也是說給外國人聽的，所以從歷史說起，直到託爾斯泰作品的特徵，非常明瞭。日本人的辦事眞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馬克斯主義者之所見的託爾斯泰出版，計言論九篇，但大抵是說他的哲學有妨革命，而技術卻可推崇。這一篇的主意也一樣，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蘇維埃藝術局的綱領書的，所以做法縱使萬殊，歸趣卻是一致。獎其技術，貶其思想，是一種從新估價運動，也是廓淸運動。雖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個問題，是照此推論起來，技術的生命，長于內容，『爲藝術的藝術』于此得到蘇甦的消息。然而這還不過是託爾斯泰誕生一百年後的託爾斯泰論。在這樣的世界上，他本國竟以紀念觀念相反的託爾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優良之點講給外人，其實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將來，自然還會有不同的言論的。

託爾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複雜，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糾紛。我們不必看別的記錄，只要看託爾斯泰自己的事情一篇便知道他的長子 L. L. Tolstoi 便是一個不滿于父親的親母派。回憶雜記第二十七節說託爾斯泰喜歡盤問人家，如『你想我的兒子萊阿，是有才能的麼？』的萊阿，便是他。末尾所記的 To the doctor he would say:

"All my arrangements must be destroyed." 尤爲奇特，且不易解。託爾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沒有進屋裏去，作者又沒有說這是醫生所傳述，所以令人覺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不過可以知道一點前年的Iasnaia Poliana的情形。

這回的插圖，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國的印本，卷頭的一幅從 J. Drinkwater 編的『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他和夫人的一幅從『Phere』取來的之外，其餘七幅，都是出于德人 Julius Hart 的託爾斯泰論和日本譯的託爾斯泰全集裏的。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圖，倘使挑選起來，該可以得到很適宜的插畫，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遷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見 Gorky 看得很以爲奇的手；耕作的圖是 Riepin 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頗爲有名，本期的 Lvov-Rogachevski 和藏原惟人的文章裏，就都提起牠，還有一幅坐像，也是 Riepin 之作，也許將來可以補印。那一張諷畫(Caricature)，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約是以爲俄國的和平，維持只靠兵警，而託爾斯泰卻在拆掉這局面罷。一張原稿，是可以印證他怎樣有閒，怎樣細緻，和Dostoievski的

請女速記者做小說怎樣兩路的：一張稿子上，改了一回，刪了兩回，臨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記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國的，中國已有記事登在無軌列車上。日本是由日露藝術協會電賀全蘇維埃對外文化聯絡協會；一面在東京讀賣新聞社講堂上開託爾斯泰記念講演會，有 Maiski 的演說，有 Napron 女士的 Esenin 詩的朗吟。同時又有一個記念會，大約是意見和前者相反的人們所辦的，僅看見日露藝術上有對于這會的攻擊，不知其詳。

歐洲的事情，僅有趙景深先生寫給我一點消息——

『頃閱倫敦麥考萊十一月號，有這樣幾句話：「託爾斯泰研究會安排了各種百年紀念的慶祝。十月末黑暗的勢力和教育之果在藝術劇院上演。Anna Stannard 將「Anna Karenina」改編劇本，亦將於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時在皇家劇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時 P. E. N. 會將爲慶祝託爾斯泰聚餐，Galsworthy 亦在席云。」

『又閱紐約時報十月七號的書報評論，有法國紀念託爾斯泰的消息。大意說，託爾斯泰遊歷歐洲時，不大到法國去，因爲他是主張爲人生的藝術的，所以不大歡喜法國的

文學。他在法國文學中最佩服三個人，就是 Stendhal, Balzac 和 Flaubert。對於他們的後輩 Maupassant, Mirboau 等，也還稱讚。法國認識託爾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卽有戰爭與和平的法譯本，一八八五年又有「Anna Karenina」和懺悔的法譯本，M. Bienstock 曾譯過他的全集，可惜沒有完。自從 Eugène Melchior de Vogüe 在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國小說論，法國便普遍的知道託爾斯泰了。今年各雜誌上更大大的著論介紹，其中有 M. Rappoport 很反對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說他是個夢想的社會主義者。但大致說來，對于他還都是很崇敬的，羅曼羅蘭對他依舊很是忠心，與以前做託爾斯泰傳時一樣。』

在中國，有文學週報和文化戰線，都曾爲託爾斯泰出了記念號；十二月的小說月報上，有關于他的圖畫八幅和譯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八

這一本校完之後，自己覺得並沒有什麼話非說不可。

單是，忽然想起，在中國的外人，譯經書、子書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認眞地將現在的文化生活——無論高低，總還是文化生活——介紹給世界。有些學者，還要在載籍裏竭力尋出食人風俗的證據來。這一層，日本比中國幸福得多了，他們常有外客將日本的好的東西宣揚出去，一面又將外國的好的東西，循循善誘地輸運進來。在英文學方面，小泉八雲便是其一，他的講義，是多麼簡要淸楚，爲學生們設想。中國的研究英文，並不比日本遲，所接觸的，是英文書籍多，學校裏的外國語，又十之八九是英語，然而關于英文學的這樣講義，卻至今沒有出現。現在登載它幾篇，對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史底關係的靑年，大約是很有意義的。

先前的北京大學裏，教授俄、法文學的伊發爾(Ivanov)和鐵捷克(Tretiakov)兩位先生，我覺得卻是善于誘掖的人，我們之有蘇俄的文藝論戰和十二個的直接譯本而且是譯得可靠的，就出于他們的指點之賜。現在是，不但俄文學系早被「正人君子」們所擊散，連譯書的靑年也不知所往了。

大約是四五年前罷，伊發爾先生向我說過，「你們還在談Sologub之類，以為新鮮，可是這些名字從我們的耳朵聽起來，好像已經是一百來年前的名字了。」我深信這是真的，在變動，進展的地方，十年的確可以抵得我們的一世紀或者還要多。然而雖然對于這些舊作家，我們也還是不過『談談』他的作品的譯本，終于只有幾篇短篇，那比較長些的有名的小鬼，至今並沒有出版。

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羅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寧格勒去世了，活了七十五歲。十月革命時，許多文人都往外國跑，他卻並不走，但也沒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讚美者，』在那樣的時代和環境裏，當然做不出東西來的，做了也從無發表。這回譯載了他的一篇短篇——也許先前有人譯過的——並非說這是他的代表作，不過藉此作一點記念。那所描寫，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團主義的飢餓者，恐怕多數是這樣的心情。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九

這算是第一卷的末一本了，此後便是第二卷的開頭。別的期刊不敢妄揣，但在奔流，卻不過是印了十本，並無社會上所珍重的『夏曆』過年一樣，有必須大放爆竹的神祕的玄機。惟使內容有一點小小的結束，以便讀者購閱的或停或續的意思，卻是有的。然而現在還有炸彈和征鳥未曾完結，不過這是在重要的時代，涉及廣大的地域，描寫多種狀況的長篇，登在期刊上需要一年半載，也正是必然之勢，況且每期所登也必有兩三章，大概在大度的讀者是一定很能夠諒解的罷。

其次，最初的計畫，是想倘若登載將來要印成單行本的譯作，便須全部在這里發表，免得讀者再去買一本一部份曾經看過的書籍。但因為譯作者的生活關係，這計畫恐怕辦不到了，縱有匿名的『批評家』以先在期刊上橫橫直直發表而後來集印成書為罪狀，也沒有法子。確是全部登完了的只有兩種；一是叛逆者，一是文藝政策。

叛逆者本文三篇，是有島武郎最精心結撰的短論文，一對于彫刻，二對于詩，三對于畫；附錄一篇，是譯者所作；插畫二十種，則是編者加上去的，原本中並沒有。文藝政策原譯本是這樣完結了，但又見過另外幾篇關于文藝政策的文章，倘再譯了出來，一切大約就

可以知道得更淸楚。此刻正在想再來添一個附錄，如何呢？但一時還沒有怎樣的決定。

文藝政策另有畫室先生的譯本，去年就出版了。聽說照例的創造社革命文學諸公又在『批判，』有的說魯迅譯這書是不甘『落伍，』有的說畫室居然捷足先登。其實我譯這書，倒並非救『落，』也不在爭先，倘若譯一部書便免于『落伍，』那麼，先驅倒也是輕鬆的玩意。我的翻譯這是不過是使大家看看各種議論，可以和中國的新的批評家的批評和主張相比較。與翻刻王義之眞蹟，給人們可以和自稱王派的草書來比一比，免得胡里胡塗的意思，是相彷彿的，藉此也到『修善寺』溫泉去洗澡，實非所望也。

又其次，是原想每期按二十日出版，沒有遲誤的，但竟延誤了一個月。近時得到幾位愛讀者的來信，責以遲延，勉以努力。我們也何嘗不想這樣辦；不過一者其中有三回增刊，共加添二百頁，即等于十個月內，出了十一本的平常刊；二者這十個月中，是印刷局的兩次停工和舉國同珍的一回『夏曆』歲首，對于這些大事，幾個奔流同人除跳黃浦江之外，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的。譬如要辦上海居民所最愛看的『大出喪，』本來算不得烏託邦的空想，但若脚色都回家拜歲去了，就必然底地出不出來。所以，據去年一年所積的經

驗，是覺得『凡例』上所說的『倘無意外障礙，定于每月中旬出版』的上一句的分量，實在着重起來了。

孫用先生寄來譯詩之後，又寄一篇作者『Lermontov 小記』來。可惜那時第七本已經印好，不及添上了，現在補錄在這里——

『密哈爾古列維支莱芒托夫(Mikhail Gurievitch Lermontov)在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死于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是一個俄國的詩人及小說家，被稱爲「高加索的詩人」的，他曾有兩次被流放于高加索(一八三七，一八四〇)也在那兒因決鬬而死。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說我們的時代的英雄和詩歌俄皇伊凡華西里維支之歌，『Ismail-Bey』及魔鬼等。

韋素園先生有一封信，有幾處是關于 Gorky 的託爾斯泰回憶雜記的，也摘錄于下——

『讀奔流七號上達夫先生譯文所記有兩個疑點，現從城裏要來一本原文的Gorky回憶託爾斯泰，解答如下：

1.託爾斯泰回憶記第十一節Nekassov確爲Nekrassov之誤。涅克拉梭夫是俄國十九世紀有名的國民詩人。

2.「Volga宣教者」的Volga是河名，中國地理書上通譯爲渦瓦河，在俄國農民多呼之爲「親愛的母親，」有人譯爲「卑汙的說教者，」當係錯誤。不過此處，據Gorky回憶雜記第十三節原文似應譯爲「渦瓦河流域」方合，因爲這里並不只Volga一個字，卻在前面有一前置詞(za)故也。

以上係根據彼得堡一九一九年格爾熱賓出版部所印行的本子作答的，當不致有大誤。不過我看信比雜記寫得還要好。』

說到那一封信，我的運動達夫先生一併譯出，實在也不只一次了。有幾回，是誘以甘言，說快點譯出來，可以好好的合印一本書，上加好看的圖象；有一回，是特地將讀者稱讚

譯文的來信寄去，給看看讀書界的期望是怎樣地熱心。見面時候談起來，倒也並不如那跋文所說，暫且不譯了，但至今似乎也終于沒有動手，這眞是無可如何。現在索性將這情形公表出來，算是又一回猛烈的「惡毒」的催逼。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十

E. Dowden 的關于法國的文學批評的簡明扼要的論文，在這一本裏已經終結了，我相信于讀者會有許多用處，並且連類來看英國的批評家對于批評的批評。

這回譯了一篇野口米次郎的愛爾蘭文學之回顧，以譯文而論，自然簡直是續貂。但也很簡明扼要，于愛爾蘭文學運動的來因去果，是說得了了分明的；中國前幾年于 Yeats, Synge 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經屢有紹介了，現在有這一篇，也許更可以幫助一點理解罷。

但作者是詩人，所以那文中有許多詩底的辭句，是無須贅說的。只有一端，當翻譯完

畢時，還想添幾句話。那就是作者的『無論那一國的文學，都必須知道古代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時代精神有怎樣的關係，而從這處所來培養眞生命的』的主張。這自然也並非作者一人的話，在最近，雖是最革命底國度裏，也有搬出古典文章來之勢，編印託爾斯泰全集還是小事，如 Trotsky，且明說可以讀 Dante 和 Puškin，Lunacharski 則以爲古代一民族興起時代的文藝，勝于近來十九世紀末的文藝。但我想，這是並非中國復古的兩派——遺老的神往唐虞，遺少的歸心元代——所能引爲口實的，——那兩派的思想，雖然和 Trotsky 等截然不同，但覺得于自己有利時，我可以保證他們也要引爲口實。現在的幻想中的唐虞，那無爲而治之世，不能同去的烏托邦，那確實性，比到『陰間』去還稀少；至于元，那時東取中國，西侵歐洲，武力自然是雄大的，但他是蒙古人，倘以這爲中國的光榮，則現在也可以歸降英國，而自以爲本國的國旗——但不是五色的——『遍于日所出入處』了。

要之，倘若先前並無可以師法的東西，就只好自己來開創。拉舊來幫新，結果往往只差一個名目，拖紅樓夢來附會十九世紀式的戀愛，所造成的還是寶玉，不過他的姓名是

「少年威德」，說水滸傳裏有革命精神，因風而起者便不免是塗面剪徑的假李逵——但他的雅號也許卻叫作「突變」。

卷末的一篇雖然不過是對于 Douglas Percy Bliss 的『A History of Wood-Engraving』的批評，但因爲可以知道那一本書——歐洲木刻經過的大路，所以特地登載了。本卷第一、二兩册上，還附有木刻的插圖，作爲參考；以後也許還要附載，以見各派的作風。我的私見，以爲在印刷術未曾發達的中國，美術家倘能兼作木刻，是頗爲切要的，因爲容易印刷而不至于很失眞，因此流布也能較廣遠，可以不再如巨幅或長卷，固定一處，僅供幾個人的鑑賞了。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鐵筆兼刻繪畫，大概總也能夠開一新生面的。

但雖是翻印木刻，中國現在的製版術和印刷術，也還是不行，偶而看看，倒也罷了。如要認眞研究起來，則幾張翻印的插圖，眞是貧窶到不足靠，歸根結蒂，又只好說到去看別國的書了。Bliss 的書，探究歷史是好的，倘看作品，卻不合宜，因爲其中較少近代的作品。爲有志于木刻的個人們起見，另舉兩種較爲相宜的書在下面——

The Modern Woodcut by Herbert Furst, published by John Lane, London. 42s. 1924.

The Woodcut of To-Day at Home and Abroad, commentary by M. C. Talaman, published by The Studio Ltd., London. 7s. 6d. 1927.

上一種太貴;下一種原是較爲便宜,可惜今年已經賣完,舊本增價到21s.了。但倘若隨時留心着歐美書籍廣告,大概總有時可以遇見新出的相宜的本子。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

十一

A. Mickiewicz (1798—1855) 是波蘭在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復讎,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國青年的共鳴的。我曾在摩羅詩力說裏講過他的生涯和著作,後來收在論文集墳中;記得小說月報很注意于被壓迫民族的文學的時候,也曾有所論述,但我手頭沒有舊報,說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

則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過他的兩篇詩。但這回紹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彫像：青春的讚頌一篇，也是從法文重譯的。

I. Matsa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現在以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手法，來解剖西歐現代的藝術，著成一部有名的書，曰現代歐洲的藝術及文學的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將各國的文藝，在綜合底把握之內，加以檢查。篇頁也並不多，本應該一期登畢，但因爲後半篇有一幅圖表，一時來不及製版，所以只好分爲兩期了。

這篇裏所舉的新流派，在歐洲雖然多已成爲陳迹，但在中國，有的卻不過徒聞其名，有的則連名目也未經介紹。在這里登載這一篇評論，似乎頗有太早，或過時之嫌。但我以爲是極有意義的。這是一種豫先的消毒，可以『打發』掉只偸一些新名目，以自誇耀，而其實毫無實際的『文豪。』因爲其中所舉的各主義，倘不用科學之光照破，則可惜以藏拙者還是不少的。

Lunacharski說過，文藝上的各種古怪主義，是發生于樓頂房上的文藝家，而旺盛于販賣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創作者，說得好，是自信很強的不遇的才人，說得壞，是

騙子。但此說嵌在中國，卻只能合得一半，因爲我們能聽到某人在提倡某主義——如成仿吾之大談表現主義，高長虹之以未來派自居之類——而從未見某主義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掛招牌來，孿生了開張和倒閉，所以歐洲的文藝史潮，在中國毫未開演，而又像已經一一演過了。

得到漢口來的一封信，是這樣寫着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來的奔流二卷二期，我於忽忽流覽了三幅插畫之後，便去讀編輯後記——這是我的老脾氣。在這裏面有一句話使我很爲奮興，那便是：「……又，如果刻印章的人，以鐵筆兼刻繪畫，大概總也能夠開一新生面的。」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和離校後的失業時期頗曾學學過刻印，雖然現在已有大半年不親此道了。其間因偶然嘗試，曾刻過幾顆繪畫的印子，但是後來覺得于繪畫沒有修養，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繼續努力。不過所刻的這幾顆印子，卻很想找機會在什麼地方發表一下。因此曾寄去給編美育的李金髮先生，然而沒有回音。第二期美育又增了價，要二元一本，不知裏面有否刊登。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畫報的漢口某日報去，但是畫報沒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倒是

有一家小報很承他們贊賞，然而據說所刻的人物大半是「俄國人」不妥，勸我刻幾個黨國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們的尊容。碰了三次壁，我只好把這幾枚印子塞到箱子底裏去了。現在見到了你這句話，怎不令我奮興呢？茲特冒盛暑在蒸籠般的臥室中找出這顆印子鈐奉一閱。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則不勝大歡喜也。

〔品謹上。七月十八日。〕

從遠遠的漢方來了這樣的一個響應，對于寂寞的我們，自然也給以很可感謝的興奮的。美育第二期我只在日報上見過目錄，不記得有這一項。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報，則大約誤以版畫家爲照相店了，只有照相店是專掛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現在隱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並非眞賞。不過這次可還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罷。奔流版心太大而圖版小，所以還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華旬刊去。但希望刻者告訴我一個易于認識的名字。

還有，子見南子在山東曲阜第二師範學校排演，引起了一場「聖裔」控告，名人震

怒的風潮。曾經搜集了一些公文之類，想作一個附錄來發表，但這回爲了頁數的限制，已經不能排入，只好等別的機會或別的處所了。這或者就寄到語絲去。

讀者諸君，再見罷。

（八月十一日。）

編後雜記

從稿子集齊後，又費了三個星期的編排和麻煩人家，總算將這本書弄成了。

內中的文章，是由浙江潮、新青年、語絲、莽原、京報副刊、文學季刊等雜誌上鈔集下的。浙江潮上本有三篇，還有一篇是地底旅行的譯稿，校正時依作者的意思刪掉了。講演稿亦為作者在校正時刪去三篇，原因已在序言中說明。今將題名保留于下：兩篇是在廣東的講演，為在中山大學學生會歡迎席上和讀書與革命；一篇是在北平的，叫做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然謠傳很久的『北平五講』在這集中已保存兩講了，且均經講者詳細改過，極可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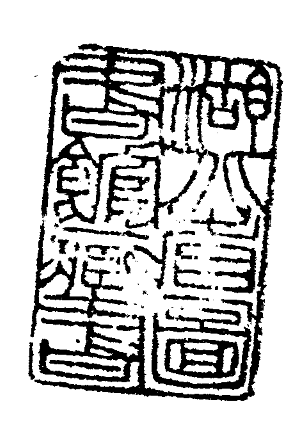
舊詩一部分，本欲依年月排在正文一起的；後因一則作詩的年月不能詳實確定，二

則爲讀者參考方便起見，所以另列一欄了。

末後附錄的十一篇編校後記，是從奔流雜誌上取下的，這種後記本來是附着雜誌正文才有意義，初意是擬不用的；後來一想，感着自從奔流以後，任何雜誌上是找不到這種編者負責表示的後記了，爲不埋沒編者在編奔流時的一翻心力及供將後編輯雜誌者以一種很好的借鏡外，且讀者亦時在其中可得很寶貴的零星資料，所以終于不忍割棄而收在裏面作附錄了。

承作者賜給了許多指示及費力爲本書校正，使此書更爲充實及完美，編者及讀者均應對他感謝萬分。

一九三四年雲南起義紀念前夜，楊霽雲記于上海。



魯迅三十年集

集外集

22.

魯迅

著者　魯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十冊

